

/ 高階實習報導
南港茶水間

/ 校友涸流
林右昌 徐燕興

/ 卸任教師動態
劉可強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 現任教師報導
慕思勉
侯志仁
黃麗玲

/ 作者面對面
畢恆達

城鄉通訊

NO. 21
OCT 2020
秋季號

▼ 封面故事：IFOU 國際建築規劃營隊的討論與反思。

淘寶村，
中國大陸的「地方創生」？





▲香港街頭。攝：楊伯中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 辦 人 | 畢恆達
發 行 人 | 陳良治
指導教師 | 王志弘
本期主編 | 楊竣宇 傅 裕
文字編輯 | 姚麗金 葉庭瑜 楊竣宇
美術設計 | 傅 裕
封面照片 | 姚麗金
封底照片 | 楊伯中
插 圖 | 傅 裕

雜誌投稿 | ntubpnewsletter@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這一期自詡秋季刊，但實際是 2020 年的夏季限定。

8 月，我們參加了第 13 屆國際城市化論壇的暑期學校，在脫離教師命題的學習方式之下，思考中國大陸淘寶村的發展現狀以及生態宜居設計。淘寶村的發展設計不失為一種獨屬於中國大陸的地方創生模式，由此我們發展出了一個通過全球視角聚焦地方創生議題的思維脈絡。在此基礎上，張聖琳老師專門為大家開設了網絡與社會創新課程，也作為她村客松項目的一個延伸。

9 月，我們去到台北南港，探訪了「南港茶水間」，考察我們城鄉所的一組高階實習團隊如何在兩年時間裡，通過地方駐紮，思考和發展在地人水關係與生態政治。此外，我們也嘗試跳出以學生主導的相對純粹的參與，去看到政府層面的對參與式規劃的思考。這次的校友專版，我們邀請到了基隆市都發處處長徐燕興與基隆市市長林右昌，暢談他們在基隆的規劃實踐。所謂城鄉所的教育最終培養出來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有他們的答案。

我們也嘗試聚焦城鄉所的教育發展。這學期，原先在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任教的侯志仁老師來城鄉所任客座教授，他用疫情下的公民實踐，為我們講述什麼是公民城市主義。這學期，城鄉所一直以來致力於推進的建築設計通識教育有了新的進展，作為台大新進開設的跨院系所學分學程，建築設計學分學程在這學期迎來了第一批學生，我們請到其中的授課老師之一慕思勉老師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學程產生和發展的前因後果。這學期，畢恆達老師的《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出了 2020 年版本，我們邀請了畢老師為我們談新書的寫作和用意。此外，我們特別從劉可強老師那裡知悉了正在休業中的城鄉基金會的最新進展以及未來發展計畫，城鄉所常年關注的寶藏巖和樂生療養院運動也有了新的眉目。城鄉所師生來來往往，城鄉所何以為城鄉所這個話題一直值得探討，這一期的教師訪問或許可以讓你洞見一些不同的思考。

最後，回應一下有朋友覺得近幾期的《城鄉通訊》看著像高中校刊這事吧！編輯團隊其實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城鄉通訊》做得更專業一些，更具有學術感一些，然而限縮於我們幾個編者並非媒體行業出身，實際操作上多半有草率的成分在。就這一期的編輯情況來看，坦白說，我們在模仿 Paris Review，嘗試通過單純的問答形式，讓讀者身臨對談現場。歡迎大家給我們提批評意見，我們很樂意因此促成一次特別的聊天。煽情的話說到這，夏天結束了，夏季限定還在，大家自己去感受吧！

2020.10.3

城鄉通訊編輯室

| 目錄 |

0 0 2 編輯室報告

0 0 5 封面故事

0 0 5 淘寶村，中國大陸的「地方創生」？

0 1 3 專題：高階實習

0 1 3 南港茶水間

0 1 9 校友洄流

0 1 9 規劃本質的不民主／日常的參與：徐燕興

0 2 6 城市治理是一種價值選擇：林右昌

0 4 3 現任教師報導

0 3 3 公民城市主義：侯志仁

0 4 0 重視「使用者」的建築設計教育從未改變：慕思勉

0 4 4 黃麗玲：從住宅研究到高階實習



▲沈陽的冬天。攝：楊伯中

0 4 8 卸任教師動態

0 4 8 要回歸吵吵鬧鬧，相互批判的大桌精神：劉可強

0 5 3 寶藏巖歷史聚落【社區創生】

實驗性發展計畫：從文化保存邁向綜合性健康生活共同體

0 5 7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2020轉型計畫

0 5 9 作者面對面

0 5 9 畢恆達老師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20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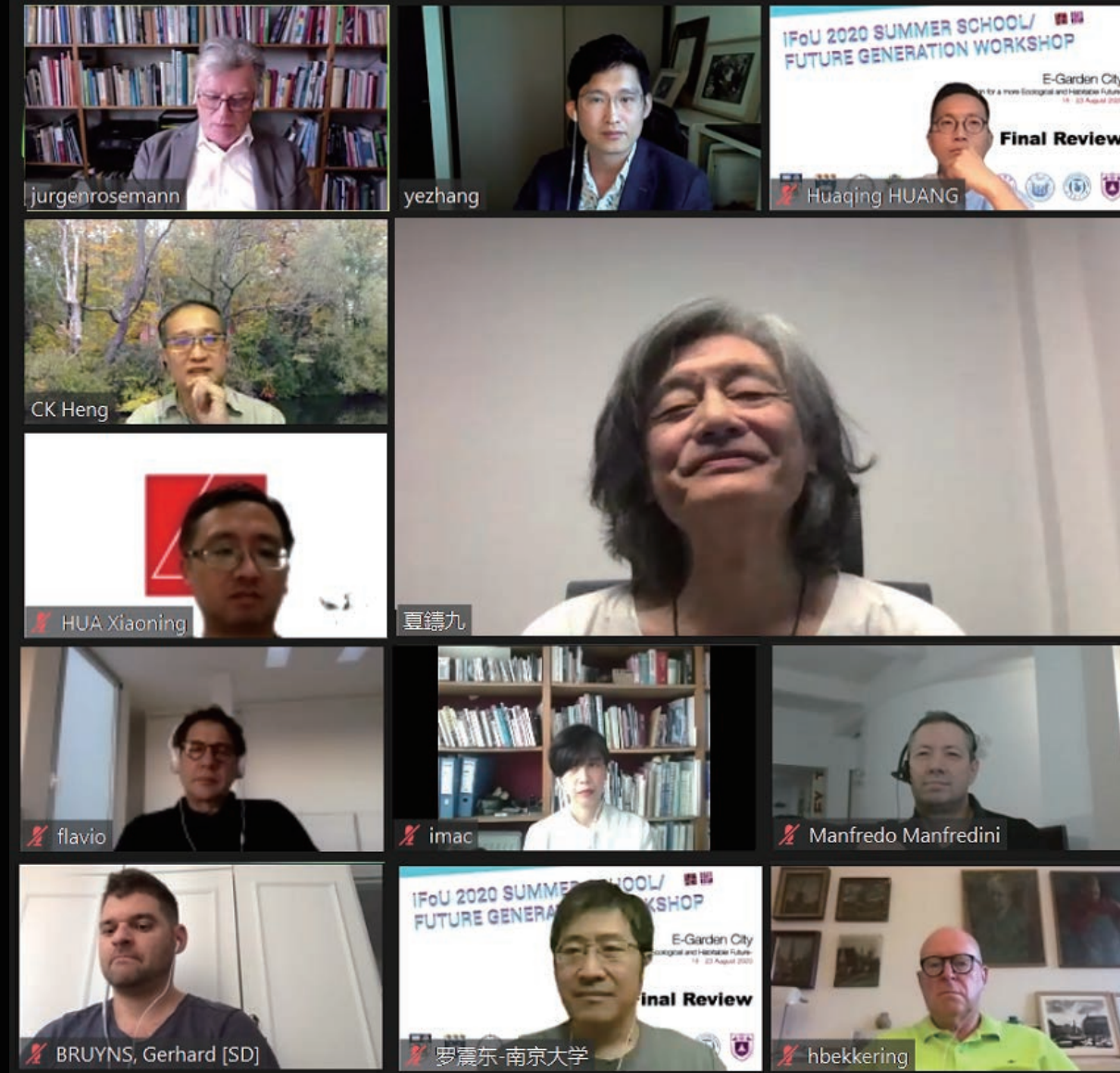


▲河北韓二村牆上的標語。攝：姚麗金

淘寶村

中國大陸的「地方創生」？

撰文 傅裕
資料 南京大學公眾號



▲IFoU與會老師（部分）。截自：2020.8.23 IFoU閉幕式會議

IFoU 第 13 屆國際城市化論壇暑期學校工作坊於 8 月 15-23 日由南京大學主辦開展，集結了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奧克蘭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塔魯馬迦大學、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國立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蘇州科技大學和南京大學等 10 所高校的 14 名導師與 61 個學生，通過線上 - 線下對接的討論方式，對中國大陸的四個淘寶村鎮進行了調研與協作設計。

工作營選定了四個淘寶村鎮分別位於中國湖北的鄭西縣下營村、河北肅寧縣韓二村、江蘇沭陽縣新河鎮與河南鎮平縣石佛寺鎮。四個村鎮都為近年來自發發展網絡貿易產業小有成效的



▲四個基地的位置示意。圖源：IFoU提供，本刊重製。

村鎮，但每個村鎮本身的發展模式與現況，甚至銷售流程都有很大的差異。

工作營對四個基地給出了不同的討論主題，並且通過前置的線下直播調查(由在基地現場的同學使用手機直播基地調查介紹給線上同學，線上同學實時反饋回當地進行互動)來了解基地目前的狀況。以下大略介紹四個基地的情況與營隊想要關注的討論議題：

議題 1：為更韌性的空間設計

基地：湖北省勳西縣下營村，地處中國中部的秦巴山區，武當山北麓。依靠當地特色的綠松石資源形成湖北省第一個淘寶村。
設計重點：更加韌性的建成環境，更加韌性的產業發展。

議題 2：為更共用的空間設計

基地：河北省肅寧縣韓二村，地處華北平原腹地，雄安新區南側。依靠魚竿漁具產業自發地形成特色淘寶村。

設計重點：更加共用的公共空間，更加可持續的生態環境。

議題 3：為更綠色的空間設計

基地：江蘇省沭陽縣新河鎮，位於江淮平原腹地，以網上銷售花卉苗木形成農產品淘寶產業集群。
設計重點：更加綠色的城鄉空間，更加綠色的建築設計。

議題 4：為更包容的空間設計

基地：河南省鎮平縣石佛寺鎮，位於南陽盆地西緣，是中國最大的和田玉雕集散地和最早的網路直播基地。
設計重點：更加包容的土地使用，更加相容的建築設計。

1

Design for more **RESILIENT** space

Site : Xiaoying village, Xunxi county, Hubei province

2

Design for better **SHARED** space

Site : Han'er village, Sun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3

Design for **GREENER** space

Site : Xinhe town, Shuya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4

Design for more **INCLUSIVE** space

Site : Shifosi town, Zhenp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本所張聖琳老師在此次工作營中擔任其中一個基地的指導教師工作，並且結合所上開設的課程「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九A」同時給城鄉所的同學們進行了許多線上討論。

「淘寶村是一種可以讓青年不要離開家的大陸模式。」

討論者：
張聖琳 傅 裕 楊茗硯 姚麗金 古子諒

張 我覺得淘寶村是中國大陸的「地方創生」。

傅 確實。但我在想，淘寶村作為一個村落，它和城市郊區的區別是什麼呢？淘寶村模式發展起來的村子，最後和一個市鎮大概也沒什麼不同了吧？

張 先不管戶口差別，我自己真實地走過一遭這些地方，淘寶村和城市郊區的產業本身就很不一樣，差別很大。淘寶村是一種可以讓青年不要離開家的大陸模式。

傅 對的。但是我們組基地的夏營村村支書描述的規劃願景，聽起來卻只是中國三線城市常見的規劃發展構想。

張 這是必然吧？因為中國的城鄉規劃目標，總會回到這樣的套路與政策中。

傅 所以我在想，淘寶村這件事，是好的嗎？

楊 中國大陸的中央文件會提到美麗鄉村之類的內容，鄉村這個界定擺在哪兒，就可以『吃』到相關的政策福利。

傅 在這種垂直體系的政治經濟模式下，大家都在建設美麗鄉村，總是會拿到同一批資源，最後結果大家都是一樣的美麗鄉村，都是差不多感覺的特色小鎮。

楊 這像是政治習慣，比如上面政策口號一聲『減少浪費』，下面緊跟一堆牛鬼蛇神。好的訴求，也在這個垂直體系里化作形式主義。

張 這樣的批評永遠不會改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規劃所需的土地 quota，就會卡死所有的願景和發展目標。這次四個基地中，沭陽是最早成名的淘寶村之一，而且是沭陽的花木盆景植栽，也是淘寶網上最早買活貨

的一類。我後來寧願去多了解淘寶村，是因為至少其中有真實的家庭與人民。

傅 我覺得這些發展特色產業的做法當然很好，但如果發展到了極致整個村子就好像一個大的淘寶產業鏈加工廠。

張 大陸似乎陷入這樣的困境，只有到「極致」才能讓事情落實，如果不這樣做好像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是這樣嗎？

楊 政策一執行起來就一貫到底，我覺得部分是因為缺少民間 NGO 的潤滑作用。即便了解政策缺少民間潤滑，政府也放不下心讓真正的 NGO 做大，因為自 2001 年開始，政府就非常擔心民間團體泰國隊壯大而導致政府管理困難。

張 真正的 NGO 在大陸成立不起來，目前既有的大多是忽悠政府投資的白手套。

最近聽到高曉松老師的一首歌，周深唱的，自己按門鈴給自己聽……寫給老文青的遺書，感觸甚多。農民工、低端人口、流民……這些大規模的外流，需要大尺度的創生支撐。我關心的是，他們的生產能否也考慮 5.6 億鄉村人口的生活需要。

楊 說到低端人口… 前兩年背景清理的那一波人都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姚 前面提到「村子好像淘寶產業鏈加工廠」，韓二村就是這樣，雖然淘寶村提供了青年不離開家的機會，但同時「家」的概念好像又被弱化了。

傅 沒錯，這樣看起來村子更像是工廠而不是住家。回家住更像是回工廠上班。另外，這兩

天的直播我幾乎沒有看到村子的老年人，這讓我產生了聯想。假設，「我」是在村子裡住了四十年的耆老，如今村子要做電商，而「我」因為不會用手機，於是「我」被同村人排斥… 這個想像讓人太難過了。

楊 智能手機也不是所有老人都負擔得起…

張 淘寶村是可以透過商業模式找到屬於鄉村生活需求的位置的。然而，目前大部分淘寶村是賣貨給都市，以都市人的消費品味和生活需求為主。此外，並非所有的鄉村都在做淘寶村，成功的淘寶商家並不多（經查詢僅15% 能夠競爭存活）。大陸的鄉村和歐洲鄉村很像，千村萬象。很多人不太理解大陸的鄉村，大部分是盲人摸象（包括我在內），摸到什麼就會認為大陸是什麼，這確實可惜了錦繡田野。

傅 嗯，感覺我目前是戴著有色眼鏡評價淘寶村，用一線城市眼光想當然地對待二、三線城市發展…

張 不錯不錯～有這個感覺太重要了！老實說，這些淘寶村根本就是自求多福的草根經濟力量，唯有掙扎著生長。阿里不過只是提供淘寶村認證，這些鄉村並沒有拿到任何實質資源。

楊 這有點像 1978 年的承包改革，農村靠自己摸索出路。

傅 但我覺得，村子靠自我掙扎來摸索出路算是好事，但是，若強迫大家都做淘寶村，就很奇怪了。

張 確實，不少村鎮地方政府為了鄉村振興的政策指標，會壓迫村子裡的網商，逼著他們把村子「做成」淘寶村。這麼想，其實做網商蠻慘的。但是，這些事也讓我對大陸青年另眼相看，因為他們的生命力超頑強，比如，淘寶村的雲端競爭與鄉村鎮的人情政治，他們都得面對。這和台灣「返鄉青年」的處境差別很大，返鄉青年還是有不少資源和社群可倚可靠。

古 我們組關於下營村的歷史研究裡，提到一個家庭的年收入從 5000 人民幣提高為 20 萬，非常之震驚！

傅 一個月收一萬五，不算很多了。但對於農村確實很不錯了。我這兩天也看到一個新聞說，很不錯了。我這兩天也看到一個新聞說，一對夫妻看到直播帶貨別人一晚上賺二十多萬，也帶著手機去義烏做直播帶貨，但一直虧。電商成功很需要運氣。

張 本來就是啊。一個成功網商可能都有十年失敗經驗，血淋淋的生活掙扎，大部分成功的都是沒有退路，自我剝削自己的身體和家人的身體，我認識的網商，認為這些都很正常。就是得生存，沒有選擇。



傅 昨晚凌晨一點我刷淘寶，下營村他們還在直播，感覺是 24 小時的 太拼了……那麼，我們如果不做旅遊產業，一個「韌性」導向的淘寶村未來規劃，還可以從什麼角度去切入？

張 淘寶村的重點在於，如何結合產業與生活各層面。大家做旅遊，通常是因為村鎮沒有經濟支撐。但淘寶村經濟支撐沒有問題，生活與生態以及社會文化，卻是問題多多。村民明明有錢了，生活質地卻很差，其中有很多原因，而我們最可以貢獻的，也許是讓他們知道一種健康可持續的生活環境，可以是什麼樣子的。比如，同樣是旅遊規劃，如果將其引導成為村民的休閒娛樂，這樣的規劃設計方向也是不錯的。若只是想方設法吸引外面的人進村消費賺錢，卻不斷地自我剝削，這樣的生活和產業都是不可持續的。直播這樣的工作，其實非常消耗身心健康，年輕人從二十多做到三十多歲，身體大概就報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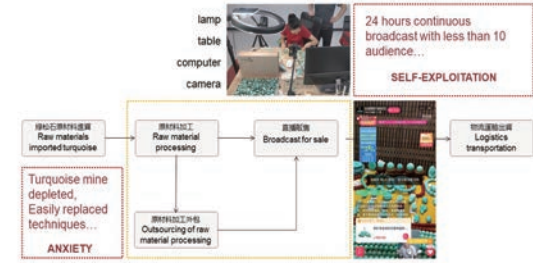
他們不需要我們的批判，他們需要我們分享其他的真實發生的正能量生活經驗，這些選擇回鄉或者出不了家鄉的淘寶業主，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經濟實驗。中國大陸需要找到能讓 5.6 億鄉村人口一起小康的方式，挑戰極大。這個挑戰過程中，如果同時兼顧當事人的健康與尊嚴，是我的核心關懷。我一直在思考，5.6 億的鄉村現場，1.7 個美國，這些鄉村社會本身的需要就足夠撐起自己的合宜商業創新，我們一直批判淘寶村大量賣貨，但是他們除了知道城市裡的人的消費需要，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需要沒有被理解。

所以我們的韌性主體應該不是這個村子的經濟發展，而是村民們的直播生活狀態。我這樣理解有 get 到嗎？

對！經濟自己無法韌性。解決經濟韌性就得兼顧生活與生命和生態，野生叢林的淘寶經濟戰場中打仗的前線戰士們，大部分做 10-15 年就很不容易了，特別是，我們無法去改變阿里巴巴淘寶網的遊戲規則，但是我們可以回到淘寶家庭的需求，從社會設計的角度提出過去完全被忽略的思考。這次工作營我們的參與時間很短，不會深入，但是，因為是國際設計營隊，對於這些地方領導淘寶帶頭人，會有思路上的刺激。

大家也許不覺得，我們其實正在一個對於淘寶村發展的可落實的批判行動中。各位的概念，越可以落地，對於大陸鄉村領導的刺激就越大。我們只是前驅植物 …2017 年我們就希望檢討淘寶村淘寶鎮形成生活社區的可能。這次國際工作坊，是第一次比較清楚的一步。雖然被迫線上，但與淘寶商業本身是網上的 O2O 倒是也很對應。

Future Rural-Urban Relation



Village Remote Public Ser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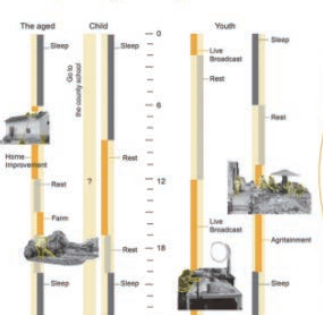
Private Transportation Support



V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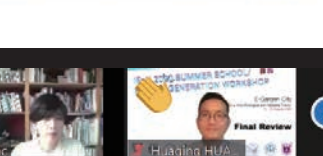
"Sharing" design strateg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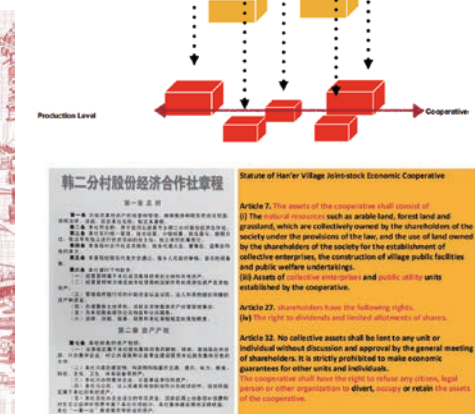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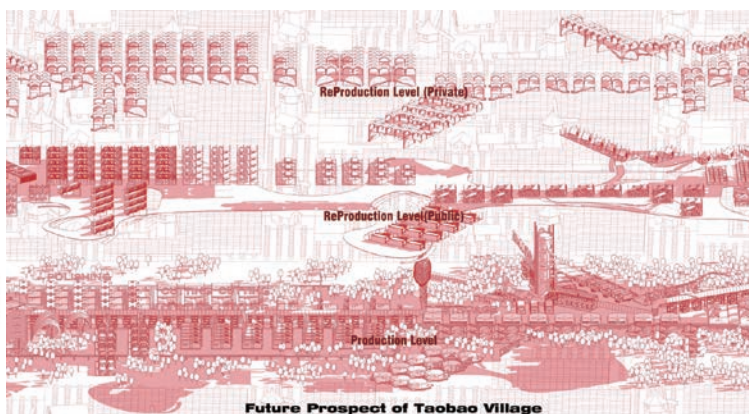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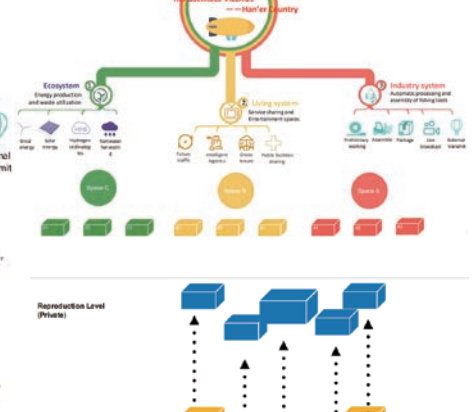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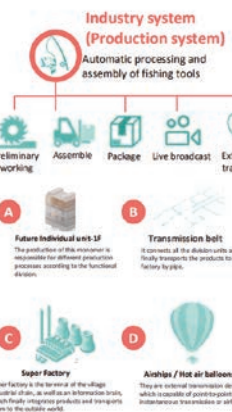
Life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FoU四組學生規劃設計圖（部分 縮略版）。選自：2020.8.23 IFoU閉幕式會議



▲夏鑄九老師在閉幕式評圖中對幾組設計發表評價。截自：2020.8.23 IFoU閉幕式會議

在閉幕式上，夏鑄九老師對四個小組的方案進行了點評。他認為縱使在這樣開放性足夠高的設計論壇中做設計，也還是需要去考慮到實際的社會情況。

中國的鄉村發展主要還是受限於國家的政策導向，如何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不破壞鄉村的生態環境和文化景觀，並借助移動互聯網在鄉村快速發展的契機，設計出更利於鄉村的產業空間和社會空間方案，是一個值得深究的研究命題。

張聖琳老師給出的評價是，淘寶村作為一個自下而上掙扎發展出來的村鎮自己的存活方式，是否能夠一模一樣的大批量複製是一個值得慎重思考的議題。鄉村自己的文化與培力才是支持淘寶村長久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只是走產業園開發，村莊最終還是會成為下一個流動性高的淘寶工廠，淘寶小鎮、淘寶小城市……等十年產業熱度轉移後，又什麼都不剩。

10月9日-12日 IFoU 暑期工作營的後續國際城市化論壇會在南京大學召開。繼續深入討論移動網絡對城市的影響與新興網絡商業在空間上發生的改革等議題。

張聖琳老師也將在線上開展「村客松」系列課程，邀請兩岸與世界各地教授與經驗人和大家分享城鄉之間的和諧可能。



高階實習一直以來都是城鄉所的重要特色課程，學生深入社區、關注社會議題，藉由實際的規劃行動與社區共學共創。近期剛告一個段落，並展現出斐然成果的「南港茶水間」小組，便是由上一個學年的碩一實習延續而來，三位成員張若瑜、李芯牧、陳冠杰在黃麗玲老師的指導下，以南港舊莊為基地，討論在「宜居城市」此一概念的大架構以及氣候變遷的趨勢下，如何打造這個城市邊緣社區的社會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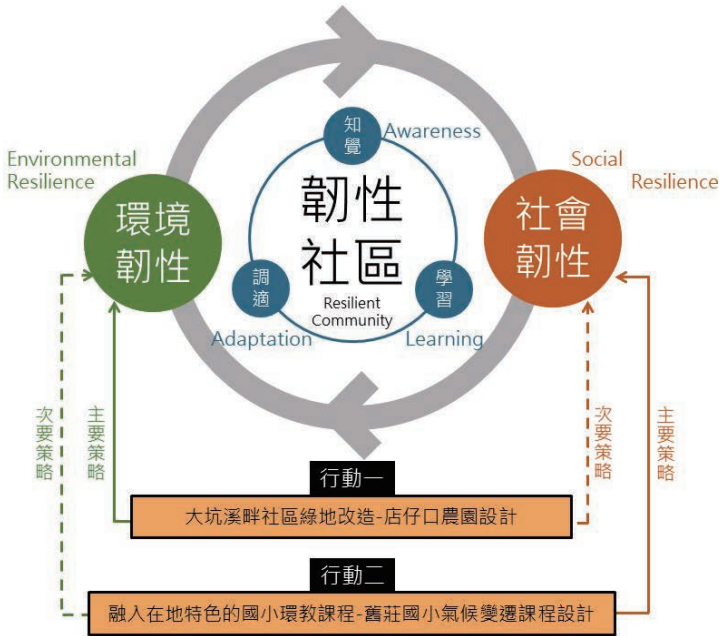


撰文 葉庭瑜
資料 南港茶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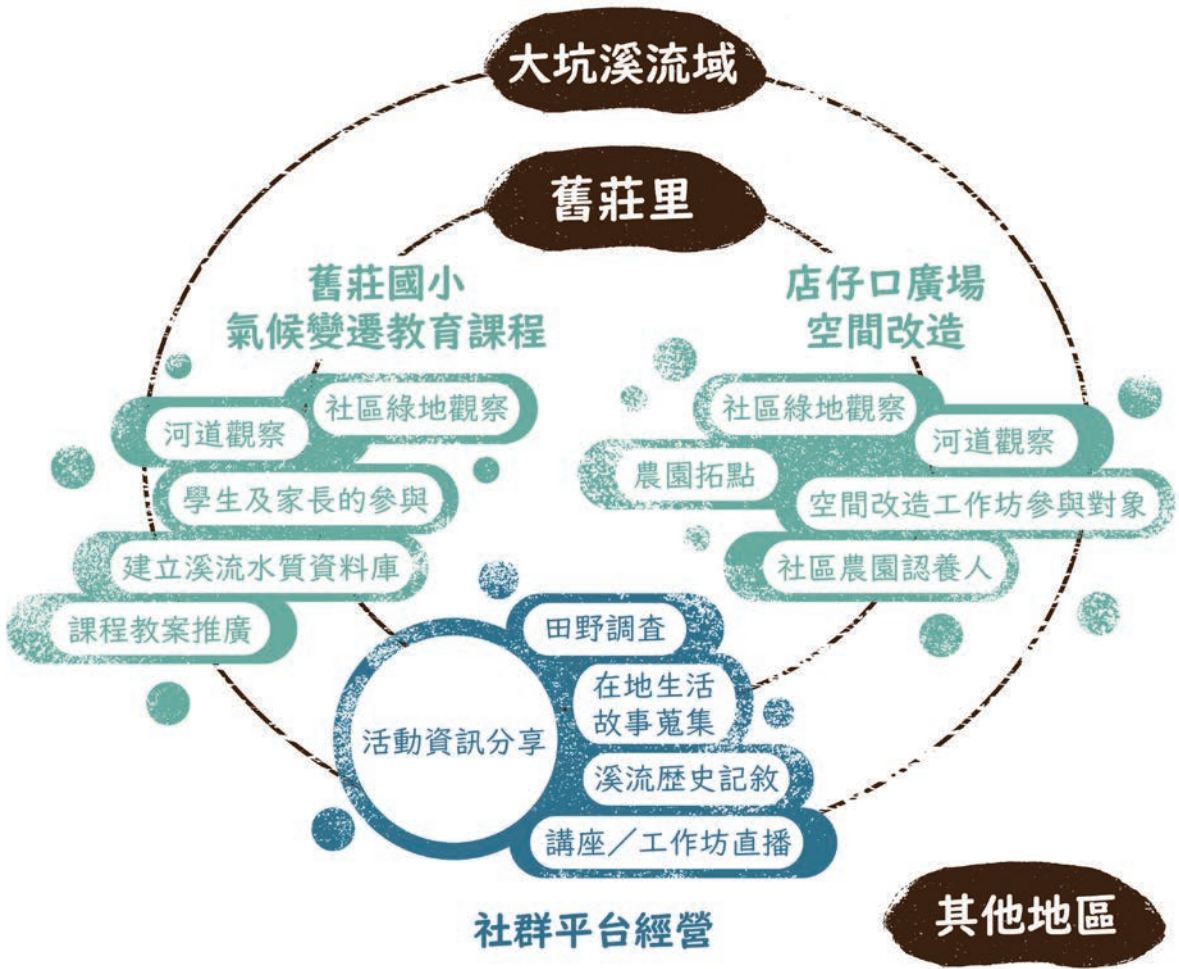
源起南港

說起為何選址於舊莊里，受訪的兩位成員張若瑜、陳冠杰都露出了懷念的神情。從碩一上的下半學期起，他們承接了專攻南港水環境與文史的組別，加上了對治水設施、綠色基礎設施的關注，分析南港各區的水環境特色與政策差異，經過幾個月的思考後開始把範圍聚焦在南港南側靠山的幾個里。在思考如何進入社區尋找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經營鄰里關係時，茶水間小組首先考慮的是地方與水環境的關係，在過於都市化的地區，人水之間似乎只剩下高聳的堤防，難以施展拳腳。再加上有些里已經有固定發展經營的在地組織，組員們期許自己不只是在體質良好的社區中提供錦上添花的協助，更希望能夠開創地方，帶起新的社區培力；同時南港社大的老師也希望能突破目前在舊莊推動防災韌性議題的困境，經由介紹認識里長後，最終選定落腳舊莊。

正式進入舊莊後，茶水間小組起初試圖從更靠近山區的大坑溪上游切入，調查在地的環境與茶文化歷史，也在那裡的茶製場舉辦第一場工作坊。不過在過程中逐漸體會到現實的困境，各種因素錯綜複雜，牽涉到各種土地的法規、上中下游不同的管理單位，甚至是各家茶製場之間利益關係，考慮大多數居民與上游山區缺乏日常連結，不見得願意投注那麼多心力關心上游溪況，便漸漸地將重心轉移到下游地區。思考的脈絡沿溪而下，茶水間小組找到了溪流旁的三處公園綠地，希望從居民日常使用最頻繁、也最容易關心的開放空間，連結到存在於你我身邊卻被忽略的水環境，引導居民思考人水綠三者的關係。逐漸發展之下，茶水間小



組在碩一結束時提出了兩個不同面向的企劃：與舊莊國小、南港社大共同協作的舊莊國小氣候變遷課程，以及有著實體操作空間的店仔口休閒廣場農園改造計畫。



看不見的韌性：舊莊國小氣候變遷課程

在宜居城市的架構下，除了硬體設施的建造外，茶水間小組認為也不應忽略軟性的社會韌性概念，畢竟營造環境的還是人，從教育做起，或許是一個更根本的解方。為了回應人水疏離的現實困境，組員們聯合在地舊莊國小，考量了當時的年級時程安排時間後，初步以中高年級入手，設計出一套增加學生對當地環境知識，又能帶來持續的日常實踐的課程。在 108 學年的上學期，這個課程從認識大坑溪開始，帶領學生走讀溪流、甚至取水檢測，讓上課不只是呆坐在教室裡聽講，而能實際走進戶外去認識更廣闊的自然環境，也開始關心自己生長的土地。過往舊莊國小也有類似的自然教育課程，而茶水間小組做的是整合起零散的單元，強調在地特色，讓課程能有一個穩健的發展目標；同時也建立起社大與國小的連結，讓擔心自己不熟悉當地環境的老師能夠得到社大資深老師的協

助，為舊莊打造起互助共生的人際網絡。

在實習課中，要取得實際的成果不只需要成員的心血與時間，有時候能不能把握對政策的回應，更是箇中關鍵——舊莊國小做為招生相對弱勢的學校，希望發展出特色課程吸引學生就讀，茶水間小組正是媒合了這樣的契機，順利開啟了與校方的合作關係。同時也因為 108 課綱的啟用，氣候變遷成為其中一個主題科目，才讓這個實驗性的課程能夠得到老師的接納，並進一步擴大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架構，讓課程以當地溪流為操作場域的同時，也回應了更大的教育政策發展與氣候變遷議題。結束了一學期的試辦，又經過半年與社大、國小積極討論改進後，源於茶水間小組的氣候變遷課程將正式加入舊莊國小課綱，也把議題拓展到更廣泛的科目中。接下來，組員

們將慢慢弱化支撐的力度，轉而從旁提供顧問意見或協助設計教材，而由社大老師提供專業知識，國小老師持續發展調整，讓課程在當地的經營下逐漸邁向成熟，成為舊莊國小招牌，也代表著地方培力的開花結果。



▲舊莊國小氣候變遷課程現場。圖源：南港茶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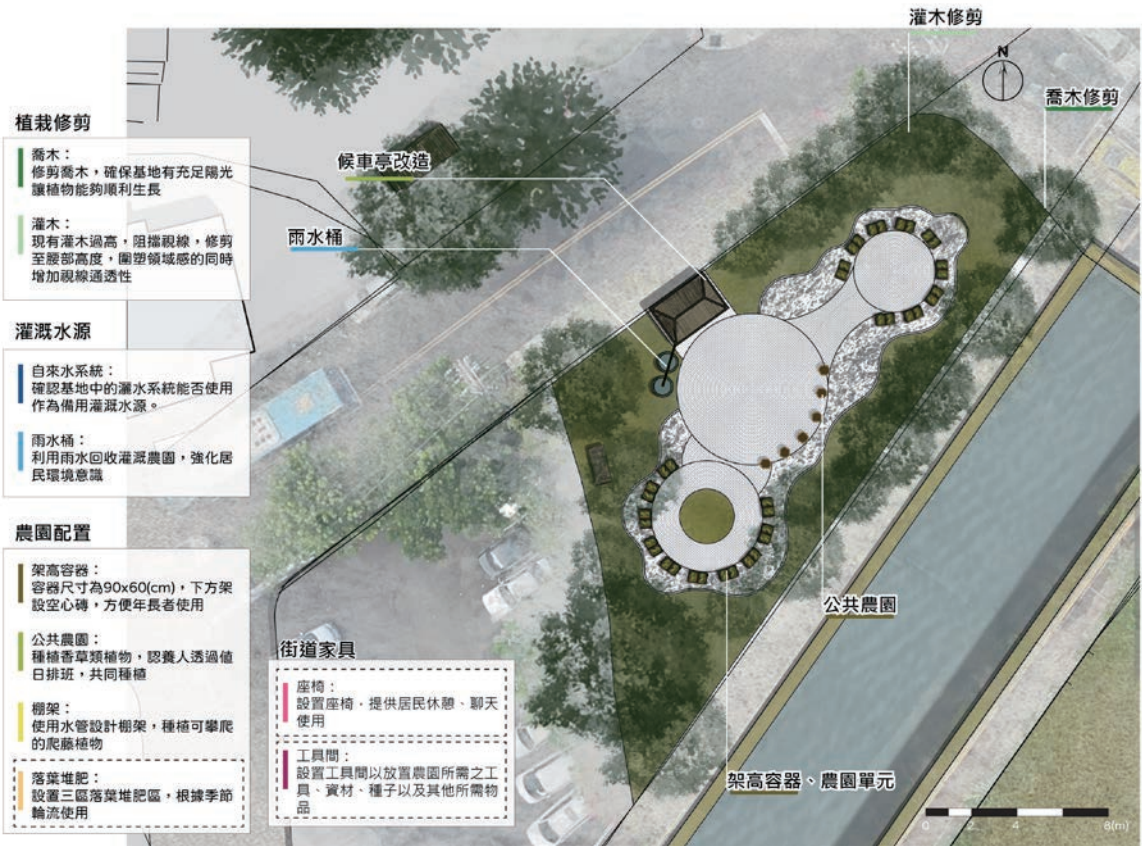
▲氣候變遷課程 大坑溪水質檢測。圖源：南港茶水間。

如種子般飄散：店仔口休閒廣場農園

與氣候變遷課程同步進行的，還有位於舊莊街、山豬窟溪交叉口的店仔口休閒廣場改造計畫。茶水間小組原來在舊莊里中找到三個可能的基地，評估產權、位址等因素後，最終選定了當時由里辦公室認養維護的店仔口廣場。這裡不只因為產權歸屬而有著彈性使用的優勢，也是公車交通節點，非常適合打造成為里民活動的核心場域。然而事情卻不是選好了基地就能順利進行，茶水間小組在碩一下時，原本要以店仔口改造提案申請台北市 Open Green 計畫經費，卻在各種複雜的現實考量之下最後選擇撤案。缺乏經費的壓力使組員差點就要放棄整個改造提案，幸好有社大、里長共同籌備，成功募集到足額經費，改造提案正式邁入實行討論階段。店仔口廣場原來有陽光照射不足、缺乏維護、遍佈垃圾等問題，因而長期閒置，改造成為農園之後雖不具備經濟效益，卻能提升舊莊里的環境韌性，里民們也能藉由參與規劃與後期共同經營，慢慢提升鄰里的凝聚力。最終的改造計畫包含了喬灌木修剪移植、候車亭改造、施作雨水回收系統等，加入了水資源利用與農耕機能的店仔口廣場呈現出嶄新風貌，為舊莊里創造出另一種公共的可能性。

店仔口農園除了硬體設施的改善之外，也包含了

活動、課程的設計，讓居民在單純的使用、種植之外，也能夠學習與自然互動的基礎知識，以及如何從「里山」的角度看待農園與社區的關係，並在課堂合作與自發組織維護管理的過程中，建立社區關係紐帶，成為未來培力的基礎。店仔口農園從 2020 年初開始施作，至三月正式啟用，茶水間小組與社大討論共同設計出社區農園入門課程，開始教導居民如何培育作育、管理農園、加工農產品，使農園不只是城市中一個個人的田園夢實景、或單純的自給自足之處，而能聯繫起協力網絡，達到真正的共學共創。同時小組也建立了平等的共享機制，未來農園認養以兩期為限，讓參與的機會能分享給更多的居民。社大的春季課程結束後，願意續約的認養人們必須擔起幹部的責任，擬定管理維護規則，讓當期的認養人自行組織管理輪值，透過線上平台彼此認識、交流討論對社區的看法，進而形成緊密的社群網絡。訪談時，茶水間小組的成員說起居民自發的付出與貢獻，臉上是掩不住的笑意，透過這個農園，原本兩隔的自然與城市漸漸地融合，小小的菜苗從農園帶回家，如種子飛絮，韌性舊莊開始扎根。



▲農園規畫示意圖。圖源：南港茶水間。



▲親子共學採收小黃瓜。圖源：南港茶水間。



▲雨水回收桶施工中。圖源：南港茶水間。



▲採收後認養人們合影。圖源：南港茶水間。

發芽吧，當初親手栽下嫩芽們

高階實習延續至今，也到了不得不畫下句點的時刻，但韌性舊莊的未來卻才剛剛開始。回應以往老師談及實習課問題，近年來成果趨於活動性質、展演取向，茶水間小組更希望自己留在舊莊的種種有更具體的延續。因此除了下一個年度的碩一實習可能接手外，有形的空間改造固然已經創造顯而易見的改變，更可貴的卻是地方意識地創造與凝聚。說起整個實習過程中最滿意的事，若瑜覺得是看到改造出來的農園真的有人去使用，辛苦付出也讓居民漸漸開始記得他們的名字，在舊莊銘刻下難以磨滅的印記。而冠杰認為，最令人開心的是看到有居民自願放棄第二期農園的認養，把機會讓給其他人之外，還自發性的加入維護的行列，有種傳承薪水的欣慰。無形的地方培力不是成果展上的海報或報告書中的文字能清楚展現的，卻是最珍貴的資產。舊莊的韌性已經開始建立——透過家鄉環境認識的課程、都市農園的打造，以及慢慢浮現的鄰里協力關係，茶水間小組在這處山水城交界埋下的種子，已然冒芽。



規劃本質的不民主／日常的參與

徐燕興處長 訪談

採訪 楊竣宇 葉庭瑜
攝影 楊竣宇
撰稿 楊竣宇

緊鄰基隆港東岸的市政府五樓，是都市發展處的辦公室。市政府的建築並不大，隱隱的藏身在港與市的縫隙之間，從五樓往港邊看去，一艘巨大郵輪的量體局部，幾乎佔據了窗景的全部比例。這是我們與都發處徐處長見面的地方。

今年剛從城鄉所博士班畢業的徐處長，長時間在政府單位都市部門的工作經驗。這幾年之間也帶領著基隆市府團隊，參與許多引人注目的都市空間改造。藉著此次難得的機會，徐處長將與我們細細分享他在都市治理工作上的實踐經驗。

徐燕興處長 小檔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碩士

經歷：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處長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兼任講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股長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副總工程司、科長、股長

規劃的非民主本質

楊 城鄉所的學習與處長從事的工作的關聯有哪些？或者在博士論文寫作的過程帶給您什麼影響？

徐 我是念城鄉所博班，碩班與大學的學習都在成功大學。當年碩士班本有想進入城鄉所，但那時候只考到備取第一名。當時想要念城鄉所，一是因為城鄉所重視「參與」，另一個就是對社會具敏感度。當時台灣才剛民主化，正在爭取各式各樣民主的過程，城鄉所參與很多。所以心心念念想要去一個具有自由的、爭取民主這樣想像的學校。後來進了社會後陰錯陽差，因為黃麗玲老師鼓勵，才到城鄉所念博班。我高中時是台灣政治與社會最劇烈變動時期，心中一直有個想法什麼是民主？到了政府部門服務，則在問怎麼做參與，民眾怎麼進入我在做的政府部門的空間治理。我想我是透過閱讀和工作的經驗，最後才在念博士時把它寫成一本論文。我是先闖完江湖才回到學校的。

楊 處長怎麼看「參與」在公部門體制中的角色？在城鄉所裡談的參與，跟政府在實務上的參與，有什麼差異？

徐 自由、民主這個價值，是我認為這個社會應該要有的，這不應只是在空間的領域內。但是當我學了規劃之後，才知道規劃其實不太民主。規劃實際上不可能民主啊，這涉及很多事情的平衡，規劃本身就不太容易是個民主的過程。這個焦慮一直在我心中。城鄉所師生們一直在做社會運動或者參與，但有件事情一直都沒碰到，他們要嘛爭取新的權益或空間的可能性，要嘛是去抵抗原來的規劃，不然就是不理會既有的規劃，去執行一些空間改造。但是，這些工作最源頭那個已經約定成俗的「規劃」，還是沒有民主啊。規劃的非民主本質跟理想的參與，這樣的矛盾要怎麼辦？我從事公職，有能力可以推動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會想做一些比較內化或本質化的參與。讓參與這件事變得日常，而不是非典。參與怎麼日常？這是我的理想。例如說，怎麼都沒有人談都市計畫法的修法？那不是很

奇怪嗎？談了幾十年的參與，都沒人談修法？法修掉不就參與了嗎？

基隆市的空間治理：參與和共創

楊 最近有注意到基隆的都市空間改造，新竹或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方向。想請教處長在執行的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跟剛剛提到的參與有什麼連結？

徐 基隆市近期城市治理跟新竹比較相近的是，都找了最頂尖的設計人，並且都有公共的價值。頂尖的設計人有人文修為，碰到核心價值堅持，設計需要修正的時候願意修正，這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謂的頂尖，意思是設計的價值觀，到底是擺在人身上還是在建築師自己身上。當然設計要有能量，也要有自己的觀點與堅持，不是老闆說得都對。設計和規劃不同不僅涉及都市功能，也要和身體與五感互為主體，甚至設計要做為介質喚醒社會集體身體感，故有時候需要很大的設計動作。例如基隆東岸商場，有兩件事，一個是靠港邊的介面留出公共空間，這在商場是幾乎做不到的事；另一個是二三層都有虛的公共空間，供人在那邊駐足，將過往約制性格的港口，轉化為公共與開放的城市氣氛。這之間建築師與業主都願意互相溝通、修正，這是最重要的過程。不過，形式還是很重要，假設今天有一個形式很樸實，只在都市設計上功能很好的作品，放在今天的台灣，大家不會覺得那是一個亮點。可能在比較成熟的城市跟社會，會覺得建築物不用那麼凸顯。但如果我們不做一個亮點，市民就不會信任我的設計跟治理能力。這中間其實一直在辯證。

楊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目前基隆城市空間治理的目標或價值，處長會怎麼形容？

徐 參與和共創，開放各界的經驗讓我們聽到。舉例來說，我剛來基隆第一份工作，就是找年輕的專業者。為什麼要年輕的？主要是因為我沒有預算。所以找大學建築系合作，但

也有頂尖的大師帶著他們，資深的經驗加上年輕的身體與眼睛，產出的作品再做展覽，跟基隆其他人對話。一開始只是互相觀看的關係，但幾年後，這群年輕的專業者，他們跟我們是實際互動的關係，可以很直接的告訴我他們的感受，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資訊。這些資訊沒有被掩蓋在政治態度或者世代之間。願意想像城市的人，毫不掩蓋地發表他的看法，有些甚至開始捲起袖子改善地方，這是參與跟共創。這個關係營造非常重要，有時候業務真的太多了，再厲害的人還是會容易走偏，我的反省是隨時都要有人提醒。

楊 不少台灣的建築團隊很排斥接公部門的案子，認為賺不了錢或者會被刁難等。就業主方的角度來說，怎麼去克服或溝通這類問題？

徐 我們來的時候幾乎手上沒預算，要找人來也沒有，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是辦不用錢的活動。把過去一疊基隆的規劃報告整理起來，辦一個論壇，找自己各界的專業者參加。只要願意傾聽，大家還是願意給我們很多聲音，藉由大家對於基隆規劃報告的回顧與提醒，就此整理出後續可以執行的方案。接下來就據此向中央爭取預算，同時尊重設計者，提供友善的職業環境，就可以找得到人來做。

楊 這跟公部門是誰在運作有很大的關係了？

徐 當然。短期來說是這樣，但長期來講，我認為不應該是這樣。我們目前是很非典的做法，應該要變成日常。但這很難啦，現今公務員的制度就不是這樣設計，通常一生想把設計做好的人，想為社會奉獻，不會來當公務員。不會有人說，我想設計一座全世界最棒圖書館，然後跑來當建管科承辦、都設科承辦。公務員多數是想，我要「錢多事少離家近」，這是結構的問題。我覺得接下來專業者要結合來改革這件事情。

楊 好像是個滿困難的問題。

徐 不會不會！我一點都不悲觀。你們這個世代都懂得什麼是好壞，過去公務制度裡的人其實滿宅的，沒有像是致命傷。你們資源跟環境不一樣了，常常出國，也很容易從網路得到各種資訊，知道什麼是好案子。只剩一件事情：看你有沒有跟到好的長官。現在的機率比以前好太多了，這也是為什麼突然屏東、新竹、台東、基隆等這些城市的公共空間可以快速的成長。當然這也是付出了兩三代，你們爸媽用他的血汗讓你們獲得資源，再加上網路技術的進步。只要改造觀念，把專業當日常，公務體系的負面結構就不會像上一個世代那麼重，這是非常大的希望。

你們要是哪一天當政務官，本於專業，帶著有身體感的承辦，就做了啊！但二十年前，帶都帶不動。所以今天基隆的成果，也是感謝我們同仁，多數都是年輕人陪我拿肝去拼的。他有經驗跟想像，未來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好空間，他就願意付出。如果對未來完全沒想像，那也沒人願意這樣忙。戰後嬰兒潮的那批人，像你們的阿公，他不覺得空間品質好重要，他只會覺得「揪貴欸」（台語：很貴）。這跟你們是有很大差別的。

花生醬加到吐司裡的一百種方法？

葉 有沒有哪些具體有經過參與的案例可以分享？究竟哪些案子是「透過參與」來的？

徐 捫心自問，其實規劃內涵很多東西還是很菁英的，不然就不要我們這行了，規劃本質就是不容易參與或反參與的。但我們有一些方法，舉例來說中正公園的豎梯，我們有設計的工作坊，把設計領域的學生、居民、專業者，聚在一起發想。當然他們不可能產出能夠執行的提案，所以我們評比後會辦展覽，任何關心的人都可以來，為前三名進行投票，最後再轉化成設計邀標的準則。

重點是這個過程的累積，不只是建設。雖然多數人還是用建設來評比政府，市府團隊也繳了好多成績單。最重要是讓關心這件事的



▲徐處長與城鄉通訊的訪談。

人進來，所以我說「共創」，共同創造。不過畢竟我們不是「互相討論辦公室」，而是都市發展處，不可能每天討論，卻不產出。這不是我們被社會期許的工作形式，規劃勢必要有菁英的決斷。外界很多人批評城鄉所沒產出，我們是想辦法聽各種聲音，需要產出的時候就也須要決斷。如果我們一直問花生醬加到吐司裡的一百種方法，那永遠也吃不到早餐。

資訊時代的「專業通才」

楊 處長您的論文中也有提到網路工具，認為這是可以翻轉都市空間困境的工具。請問有沒有在具體的實例可以說明？

徐 我說的是社會網路，不只是網路。不過今天我們的資訊大多來自網路是真的，以前如果我們身邊的人都不想撼動現況，那你只能革命，不能調整，但現在是在網路上大家會重

新認識你。假設我今天去別的單位提案，可能就有不太認識我的人願意協助，因為他多少知道你在幹嘛。這個格序已經跟傳統社會完全不同，這會讓願意做事的人多了好多可能跟機會。

當然資訊太多了，所以自己還是要清楚辨別。其實城鄉所可貴的就是這個，不管你是什麼背景的，幾乎把各種人文科學知識都塞給你，提供我們別人行動脈絡的知識。一個人說話有很多層次，有理性（技術）、心理（為什麼要這樣說）、精神（有什麼沒說出來），我們經由理論的爬梳跟閱讀，理解人，才能判斷他的訊息，才能同理心。這就可以避免太去中心化的問題，資訊太龐大了，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我覺得城鄉所的老師應該要兇一點，要逼學生把理論吸收，架構學生自己的觀點、意志力與企圖心，過去學習好像比較鬆一些。全世界的頂尖學校都在想這個問題，怎麼帶出又個人、又有社會感的人物，這是

不容易的。

這倒不是跨領域的問題，跨領域是有領域才要跨。城鄉所最早提出很準的、具有預言性的見解，叫做「專業的通才」。以前聽到其實覺得很對但又很怪，現在覺得，通才才能做好溝通跟好政策，其實就是參與跟開放的態度，成為一種日常，而非工具。

地方創生？

楊 想跟處長談一下「地方創生」。人口負成長是可以被空間解決的問題嗎？基隆比較常拿來談的案子，是太平國小廢校後變成創生基地，或是山海工作營等。這些策略跟地方創生最直接的關係是什麼？

徐 我們在推這些事情的時候，地方創生都還只是個日本來的字眼，還沒有變成台灣的政策。太平國小案例很簡單，就是學校要關了，市

長很有遠見，覺得不要那麼快決定要做什麼。我們開始把很多的大模型放在那邊，開放討論基隆的未來，後來就成為建築與設計者之家。不過臨時使用，最終還是要拿來使用，不過經由這樣打開很多想像。如果不這樣做大概就是旅館、商場、博物館或長照，當然最後結果可能還是其中之一，但經過參與之後，內容一定不一樣，地方感會滲入其中。山海工作營一開始是想問「基隆的美是什麼？」找到元智大學合作，讓他們跟社區產生一些互動。到第二、三年，簡單講就是地方創生的預算出來了，大家都覺得很適合去爭取。但政府會覺得，我們這個不是那麼等於原來設定的地方創生政策，不過在城市中心好像也只能這麼做。

我覺得台灣的地方都算滿有活力的，地方創生比較大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利益的問題，需要思考一個社會的經濟利益來自哪裡。地方創生不會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系統，我們大的經濟政策跟地方創生政策，如果沒有緊密連結，其實不太容易成功。直白講，就是經濟部、台積電都要有地方創生的思維，才推得動，而不是拉出一個框框說要搞地方創生的經濟。日本是以國家戰略在做，我們比較像是國家的一項政策。

國土計畫法

楊 還想跟處長聊聊國土計畫法，這對於都市空間部門來說是件大事。但也有很多批評，認為只是改一種土地劃分的方式。處長對國土計畫法有何期待跟反省嗎？

徐 這回答好刺激喔。台灣的都市計畫形成的背景，其實是戰後一個剛開始工業化、正在發展的國家，需要一個有層級的空間治理框架。美好的想像是「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會計畫…」，戰後到現在其實就缺國土計畫。這是最後一塊拼圖，要把它拼上去，對於前輩們來說非常重要。

但年輕人們，專家學者們，我們新的方法是什麼？我覺得其實就是比較大的政策的日常參與跟開放。我們應該想辦法思考這樣的成



▲基隆市都發處辦公室。

林右昌市長訪談

城市治理 是一種 價值選擇

採訪 楊竣宇 葉庭瑜

攝影 葉庭瑜

撰稿 楊竣宇

熟社會需要什麼制度，我們需要的是國土的「策略」，並且要有監管系統，讓大眾都看得到。台灣現在最美好的事情，其實是不容易走到極端。因為民主的緣故，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中立。重要的是怎麼在這個社會中填補政策跟機制，目前都還是空的。這是需要教育、學術等很多方的參與，讓韌性社會有可能出現，才會有那個美好的國土計畫。

公部門規劃工作的期許

楊 對於有意從事公部門工作的城鄉所學生們，處長有何的建議？

徐 就進來吧！選擇一個願意做事的老闆。盡量進來，看到體制的問題。接下來開始修訂各式各樣既有的法令，要把好的事情制度化成日常。不管未來想要繼續待在政府部門或者到外面去，都可以進政府走一圈。我們畢竟是在權力、制度、政策、專業還有各方聲音之間，找出一條路，這些加在一起就是政府工作。其實在民主競爭之下，越來越多想做

事的長官，選民也越來越聰明了。

葉 但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下，不是每個想做事的長官都有參與的價值啊。

徐 你的權力來自於你選舉的那一天。你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化也是台灣的務實、賺錢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蔣經國、李登輝就是抓到了這個才抓到權力。我們不能期待這個基礎不存在，但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還有很多網絡可以鏈結，才可以抓到更多的可能性。一個相對好的國家或社會，這都需要慢慢被建立的，這需要很有意志力。當然你也可以激進革命，但我認為逃不了被原先的社會基礎包圍。

葉 在近資本主義下找一個出路？

徐 我的身份也只能這樣，不然我待不住啊！

很幸運的，編輯團隊在林市長繁忙的公務中，擁有寶貴的採訪機會。謝謝林市長樂意受訪，且熱情地與我們分享在學院之外，地方政府首長對於都市空間治理的視角與高度。

基隆市近幾年推動不少城市空間的改造，在以港為首的城市即將擁有新面貌的過程中，具空間專業背景的林市長是如何處理基隆所面對的各種問題？這些空間政策的背後，代表了哪些意識與價值？規劃即是政治過程，我們期待處在政治工作核心的地方政府首長，給予我們最直接的第一線政治實踐經驗。

林右昌市長 小檔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文化大學造園暨景觀學系 學士

經歷：
行政院副院長辦公室 專門委員
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專門委員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 參議
民進黨主席特別助理兼辦公室 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社會發展部 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民主學院 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 發言人
民進黨中央黨部 副秘書長
臺灣城市競爭力發展協會 理事長
第 17.18 屆基隆市市長



▲林市長與「城鄉通訊」。

城鄉所出來，當市長最好

楊 城鄉所的學習帶給市長什麼價值？與後來從事政治工作的關係為何？

林 我是 R82（學號開頭），也就是 1993 進到城鄉所，那時候是城鄉所很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跟整個民主發展的階段。我覺得城鄉所給我最大的養分，其實不只是論文。而是整個學習環境跟社會參與。它來自幾個方面，第一個是同儕之間的衝擊，這是城鄉所跟其他系所最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專業背景的不同，在課堂中會有很多價值跟立場的激盪，這是很精彩的部分。第二個是當時城鄉所的學習環境。當時我們從碩班到博班都混在一起上課，我在念碩一碩二的衝擊是最大的，因為可以看到學長姐們在課堂上跟老師激辯，那是很過癮的事情。讓視野跟格局都不一樣。另外，當時的社會參與很多，而且都是很大的事。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四一〇教改大遊行等。所以，在城鄉所的學習其實是有幾個不同的層次跟面向，論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葉 進入城鄉所是您後來踏進政治工作的主要因素嗎？

林 不完全有直接關係，但城鄉所是一個啟蒙的過程。城鄉所的訓練其實是比較廣的，不只有空間這件事。我們所說的專業者，其實並不是狹隘的概念。我覺得這樣的想法放到現在仍然是適用的，而且還是有它的價值。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所受的訓練是不是讓我們有能力去整合、處理這麼多不同專業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在別的科系有可能沒有辦法，但城鄉所的知識領域會廣一點。這對於我後來進入政治的場域，當然是有幫助的，政治的場域本來就很複雜。像當市長，每天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們接觸到的事情也不是只有都市計畫或者空間議題而已，衛生、文化、財務、警政、防災等等，通通都要懂。城鄉所帶給我的就是有一個廣大的知識基礎，有時候有些記者問我說，你覺得念城鄉所最適合做什麼，我說，當市長最好。

政治工作者如何看待「參與」

楊 是，好像我們不斷在強調的「專業的通才」這件事。城鄉所其實不斷的在強調「參與」，以市長的角色來看，要怎麼才能達到「參與」？政治工作者如何看待參與這件事？

林 參與當是重要的。但在很多市政的推動上，不一定能讓每件事情都有這個機制。因為現實上，參與不是沒有成本，包括時間、人力、經費等。我們當然是有這樣的價值在核心裡面，但實際上在推動的時候還是得視狀況。有些事情需要建立參與的機制，但有些事在現實的條件之下不太被允許。像是社區規劃師的計畫、校園或公園的改造等，就會有參與的機制。但其實政府有很多事情，都有預算執行的壓力。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用參與來完成。

我們希望有長一點的時間來討論、思考、參與，但往往阻礙重重，特別是中央的計畫與補助的預算都有執行與管考的期程，也必須照中央要求的期程完成，存在許多變數。不過，我們來試盡可能往這個理想來努力。

城市治理的價值選擇

楊 林市長任內推動了許多空間改造（似乎與近年新竹或台灣其他城市推動的空間改造有類似的方向？），這與您的專業背景有關係嗎？一位具有空間專業背景的政治工作者，會用何種特定的視角來看待城市治理？

林 城市治理是一種價值的選擇。而且，必須在「現實的條件」之下，去做價值的選擇，因為現實上會有很多制約。你必須理解，我們在談城市的空間或治理的時候，他並不是在一個「一樣的」或「公平的」基礎上去談。每個縣市的條件與資源都差很多，縣市長執政的起點都不一樣。身為專業者必須理解，城市要被放在不同的基礎上討論與評比，但其實我們很多的老百姓並不知道。

我剛上任的時候，基隆是個「三高」的城市。全國自殺率最高、離婚率最高、失業率最高。而且「最不快樂」也「最不幸福」。那時候也是基隆市有史以來負債最高的時候，我們負債的比例達 47.36%，比我們高的是苗栗縣跟宜蘭縣，我們基隆的財政狀況在我上任時，是有史以來最差的，負債金額達 124 億。但

我們上任之後把負債的比例不斷的下降，這是你可以看到在數字上的。所以，所謂的城市治理，不單單是你看到的這些表象建設，它有很務實、現實的條件在裡面。簡單來講，談城市治理必須先看你有多少資源？你有多少經費？你有多少預算？你看人又不準，我們公務員的 quality 跟台北市、新北市不一樣，人力跟直轄市也台灣稅收最好的三個城市，第一名是金門；第二名就是新竹市；第三名是台北市。但基隆是全國倒數第三名。我們基隆是背著三百公斤，開著老爺車，在跟法拉利賽跑。當我們在談治理跟所謂的設計的時候，你必須要了解，比較的基礎是完全不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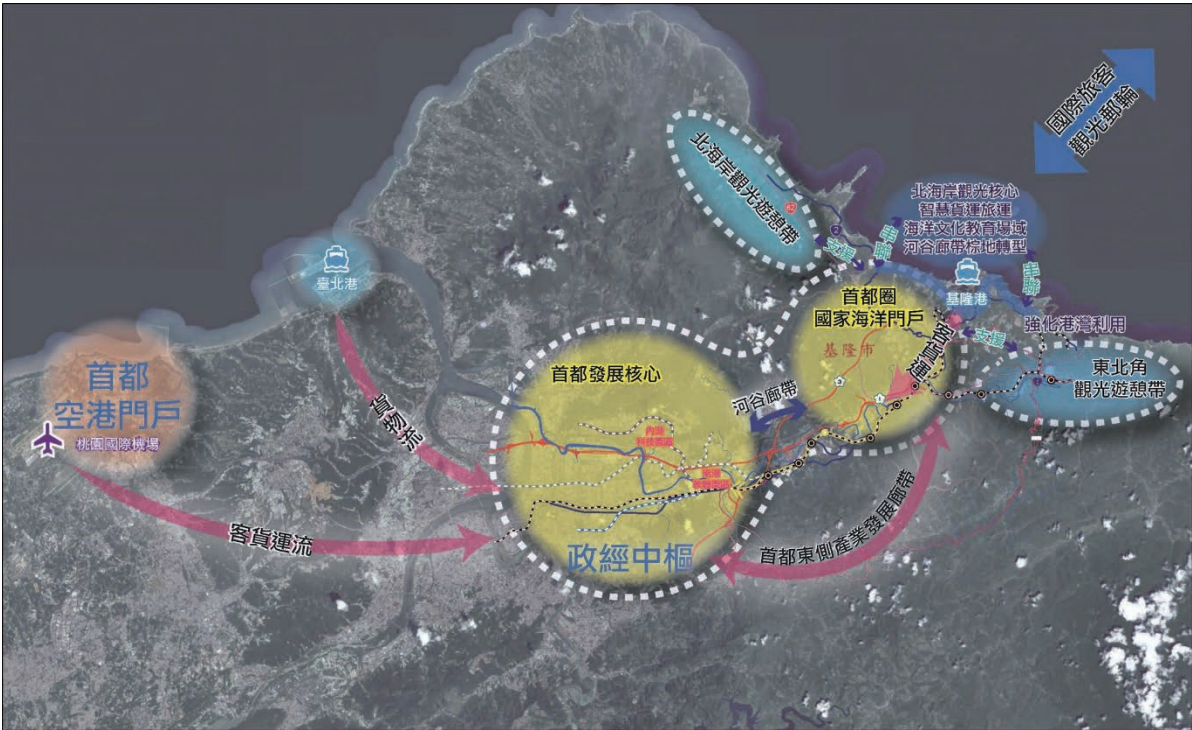
因為你剛好提到新竹，我們就來談談新竹。新竹市 42 萬人口，基隆市 37 將近 38 萬。但基隆市在我上任前是從來沒有做過組織改造，也從來沒有重新做過行政區劃。所以我們有七個區公所、七個戶政事務所、60 所學校、兩個稅務分局還有兩個地政事務所。可是新竹只有三個區公所、三個戶政事務所、42 間學校、沒有稅務分局也沒有地政分所。我們其實很多的人力是被綁在區公所、戶所、稅務分局，但因為受到地方自治法的限制，我們的員額是固定的。這就是我剛剛跟你形容的，背著三百公斤，開著老爺車，在跟其他城市賽跑。那本來就落後很多，又有這麼重的包袱跟機器，要怎麼在這五年多的時間內去追趕，而且不只要追趕，甚至要想怎麼去超越。多一間學校每年就是多四千萬，我們多新竹 18 間，每年就是多七億二的支出。當然不是說七億二全部浪費，但我們會耗費很多行政的成本，我們多 18 個校長、54 個主任。這個叫做「城市治理的現實」，在了解這些狀況之後，我們才能來談，在專業上怎麼治理這座城市。

基隆在北北基桃廊帶中的角色

林 我們基隆怎麼實踐呢？雖然基隆只有 38 萬人，但我是把基隆放在北北基桃 1000 萬的首都生活圈，思考這個生活圈應該要怎麼樣去發展。所以我們必須先對這個首都生活圈

做分析，先了解它在全球競爭下的位置。先把整個大台北的產業分布跟交通佈局了解完之後，我們才有辦法重新來定位，基隆這個城市要扮演什麼角色。這張圖（見下圖）其實在我上任的第三個月就定出來了，這是整個基隆城市發展的戰略。基隆是首都圈東側的國家門戶，相對西側的就是桃園，中間這條就是整個北台灣的經濟廊帶。人流、物流、資訊流、金流、聰明的腦袋，全部都在這條廊帶上。整個首都圈的經濟大概佔全國

60%。那我們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策定了「一個核心、兩個翅膀、河谷廊帶」的策略。一個核心就是「市港再生標竿計畫」，是整個東北角及北海岸廊帶的軸心，以及透過河谷廊帶串接起大台北。想完這些之後，我們才會知道在公共建設上要怎麼配置，要爭取什麼，什麼才是真正需要的公共建設。為什麼基隆的捷運中央會願意給錢，其實跟這個都有關係。我們是在談一個大的都會系統，而不只是在談基隆。



▲基隆城市發展戰略
圖片來源：基隆市政府

從大台北都會的交通系統來看，捷運頂埔站到板橋高鐵站是 14 分鐘 8 公里 7 站；北市科到台北火車站是 5 公里 11 分鐘也是 7 站；我們基隆跟新北的交界，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到南港火車站一樣要是 13 分鐘 8 公里 7 站。這是產業的第二圈，北五堵接上南港高鐵站，其實就接上國家的骨幹網路。這條基隆到南港的輕軌或捷運，我們的論述不是說要把基隆的通勤族都送到台北去上班，而是這條捷運有助於完善整個大台北首都的生活機能，也讓大台北的發展有新的出口跟能量，這是我們區域發展戰略上的策略跟主張。那實際上要怎麼做呢？我們跨了台北、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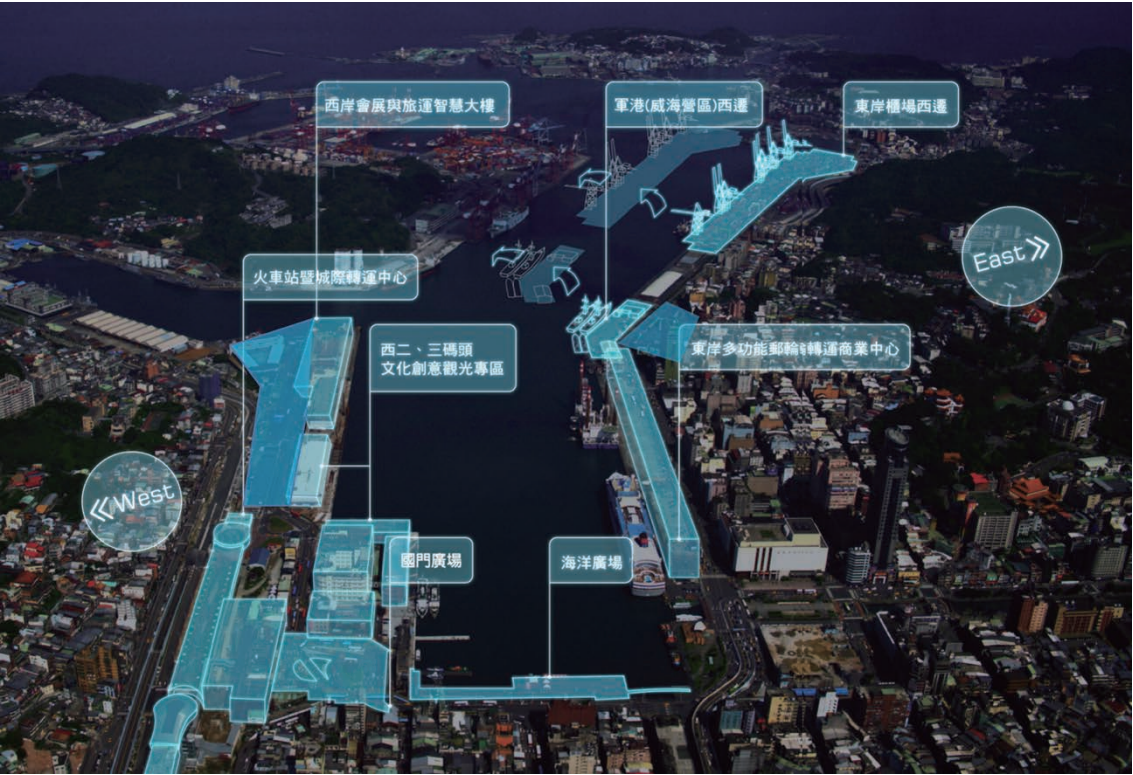
跟基隆三個縣市，所以我提出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那時候新北市政府城鄉局都市更新處副處長謝登武是我同學，也是你們學長，再加上我們徐燕興處長，開始在談跨兩個縣市的都市計畫。那你會發現台灣的都市計畫很扯，雖然一直在講專業，但一點都不專業。基隆、新北、台北，各做各的，到目前為止沒有跨縣市的區域整合計畫。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意識，就去跟新北談這件事。一談下去就發現，荒謬嘛！我們其實只隔一條馬路，怎麼還是各自想各自的？所以後來基隆市才主動有意識的把這件事做整合。

港都的市港再生

市港再生標竿計畫其實翻轉了中央與地方政府過去的關係，如果用城鄉所的語言，就是「中央對地方宰制的關係」。港區百分之 90 以上的土地，都是中央部會的，都不是我基隆市政府的。在過去中央根本不會甩市政府，因為我們並沒有統轄權，基隆市政府很 weak，沒有話語權也沒有政治實力。那我們為什麼可以翻轉？第一個是我們在專業上很強勢；第二個是在政治上，因為我過去的政治資歷，我們可以去改變這種上對下的狀況。市港再生是我們擘劃出的事，怎麼讓其他單位接受？港公司、港務局、鐵路局、軍方這些不同單位，我們要一個一個去處理，討論出讓他接受的方案。不只用嘴巴講，也不是用政治壓力去施壓，而是站在區域發展的專業考慮上，應該要有什麼策略。

港的西岸就是交通軸心，要處理南北火車站跟城際轉運站，碼頭倉庫要變成西岸的郵輪旅客大樓。郵輪的產業跟會展中心在經濟上可以結合，所以拉進捷運系統，通往南港會

展中心。基隆因為空間條件的限制，我們定位在以會議為主的中心。展覽在南港；會議在基隆。至於東岸，軍港的遷移跟東櫃西遷是另一個故事。為什麼軍港跟貨櫃場要遷？這是整個市港的縫合。軍港西遷講了三十年了，永遠的遷不走。軍方兩手一攤說要代拆代建，而且還要更多碼頭。港公司沒錢當然也不要，所以永遠卡在那邊。那我為什麼有能力去處理軍方？回過頭來說還是我們的專業。我們說服港公司，這樣的整體發展對基隆港未來是最好的；在政治上我們讓這個大 plan 變成是總統對基隆發展的願景。但是在現實上不是只有這樣就能解決，還有錢的問題。我們把容積放給港公司，把軍港西遷後做整體的開發，於是這對他們來說就有長遠的利益。在專業的論述、實際的操作、政治的配合之下，我們終於把這幾個標案弄成。治理跟規劃，其實是一種對城市發展願景的想像，是價值的選擇。我們要有清楚的價值跟目標，才能知道處理的方向，然後一個一個解決。



▲基隆市港再生標竿計畫
圖片來源：基隆市政府

但我說了這麼多，這些事情應該是中央政府要做的啊！這麼龐大的計畫應該是國家級的計畫，應該是由行政院來推動所謂「國門再造計畫」，但中央並沒有這樣的機制。因為我們具有這樣的專業跟權力，為了基隆的再生，就跳下來做這件事。一個這麼窮、這麼沒資源的地方政府團隊，去完成一個國家級尺度的計畫，這就是基隆這個城市不得了的故事。

我常跟中央說，你們如果不要做，就把錢給我讓我們來做。在基隆市轄內的所有部門，不管中央地方，我都要管。我們在做的是用都市設計的手段去完成都市更新，所以策略要靈活，不可以死腦袋。基隆的水岸空間是沒有被打開過的，市港再生標竿計畫重新改造了城市的環境。以前大家都覺得基隆是個很窄很擠的地方，但如果把港的尺度放進去，人可以走到水岸邊，港寬三百米，比大安森林公園還大。如果把藍色改成綠色，它就變為一個開放空間，這就是我們對城市的想像。

城市的歷史並不是一個靜態

葉 這些策略幾乎是底定了基隆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樣貌。不過我想再了解，目前談的大部分是公部門所有的土地。有沒有進行舊市區改

這些策略幾乎是底定了基隆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樣貌。不過我想再了解，目前談的大部分是公部門所有的土地。有沒有進行舊市區改造變化時，涉及到排除或遷移的問題？當地的居民又有什麼看法？這過程有沒有與地方的摩擦？市府又是怎麼解決呢？

林 沒有，我們沒有去碰到那些問題。我們不是在做舊城區改造，沒有一個案件跟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有關。但我覺得是這樣，城鄉所在談論城市或者是城市的共同記憶，有一個事情大家可能要去想一下。城市的歷史並不是一個靜態，而是不斷地堆疊。人在這個地方活動，或者人有生活需求，需要改變的時候就會改變。就像中山橋跟人行陸橋的拆除，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要把中山一二路拓寬，打通城市的任督二脈。再配合商場跟停車場，解決火車站周遭累積數十年的交通與停車問題，才能讓基隆有下個階段的城市發展。

懷舊碼頭色彩塗佈計畫 與「有機的民眾參與」

懷舊碼頭色彩計畫並不是把它淨化或純化成一個觀光區。以前這裡是最邊緣的地方，現在老百姓對這裏開始有認同，這是都發處徐處長磨了兩年多跟民眾做參與討論的結果。



▲基隆正濱漁港 懷舊碼頭色彩塗佈計畫
圖片來源：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結語

我們在做都不是單點的事情，都是整體區域的規劃。整體規劃需要找到一個重點突破他，才能看得到成績。以前我們唸書的時候常講「規劃規劃，圖上畫畫，牆上掛掛」。我是覺得，有想法要有實踐的能力，不然就會陷入這樣的危險。實踐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們已經不再是價值或理念的倡議者而已，我們城鄉所的學生要有能力去把價值跟理念實踐出來，無論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想營造一種台灣人生活的價值品味，我們強調的不是觀光區，它是一個生活，你可以看到漁民魚照樣捕、船照樣修，這是生活。慢慢有更多人進來，我們開始辦音樂會、中秋烤肉、園遊會，慢慢把這種生活的情調營造出來，觀光進來只是一種加分。我們甚至透過大數據了解，台北大安區、中山區的人很喜歡來基隆，也許我們營造出了一種新的情調吧。

有些人又問市長說，這裡漆那麼漂亮，旁邊怎麼也不漆一漆？其實我是故意不要。我希望他未來是有機發展或自然形成的地方，民眾他有意識，會開始自力做環境改造，我們都發或文化單位再提供他補助或其他幫忙。我們不要一直用政府的力量直接插手，我們已經起了一個頭，希望民間的力量繼續完成。



▲林市長與我們講解計劃。
圖片來源：林右昌



公民城市主義

侯志仁老師訪談

採訪 楊浚宇 葉庭瑜
攝影 葉庭瑜
撰稿 楊浚宇

新的一個學期，城鄉所來了一位客座教授——侯志仁老師。我們對侯老師的第一印象，應該就是編著了《反造城市》、《城市反造》、《反造再起》等規劃界暢銷著作。建築背景出身的侯老師，對於公民如何參與規劃，有著豐富的歷練以及深刻的見解。也期待藉由這學期老師在城鄉所的機會，帶來西雅圖／台灣等各處的「公民實踐」經驗，給城鄉所師生不同的視角與高度。

侯老師與「參與」

○ 請老師簡略地分享學習及研究經歷？

● 我十五歲移民隨著全家出國，算是小留學生。大學念建築，後來有幾次回來台灣的過程中，認識了城鄉所的許多前輩。因緣際會下，就在基金會開始了我的專業生涯。很多人誤以為我是城鄉所畢業，其實不是，但城鄉所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就讀的大學 Cooper Union，當時並不那麼重視社會議題。我們做的都是抽象、觀念與形式的東西，當然也都很有趣。不過 90 年代我大學畢業回到台灣的當時，正是台灣民主化轉型的時代，很多社會的轉變給我的衝擊很大，那個時候會常思考建築這門專業要怎麼放在社會的脈絡裡？在轉變中的社會中，專業者的角色是什麼？

大學時候我完全沒碰過參與式設計，後來跟著基金會的夥伴，一頭栽進去就開始做了，民眾參與過程會出的錯或糗事，我們都碰過（笑）。後來因為對生態、環境有興趣，於是研究所階段先去念了景觀，這些議題都是過去在建築訓練中所沒有的。但在 Penn 我覺得沒有學到社會與文化方面的知識，於是到柏克萊哈建築研究所時，開始接觸人類學的領域。這大概是求學階段的過程，後來的一些研究主題就從這些歷程中衍生出來。

公民行動主義在疫情下的實踐

● 至於我現在正在進行的一些事，其中有一部分是從行動主義 (activism) 的觀點來去反省現在的景觀或設計教育，包括課程的安排、教學方法，以及大學跟社區的合作關係。美國有個機構叫做「景觀建築基金會」，兩三年前啟動了一個 Fellowship 計畫，想培養在專業界與學界的領導者。他們每年徵選大約六位專業者與學者，我是第一批資歷比較深的。我們過去一整年和一些不同學校的老師，透過研討會進行經驗跟意見的交換，還組了一個工作小組。過去空間專業會被賦予一種「客觀公正」的定位，與行動主義的認知相抵觸。

侯志仁老師 小檔案

學歷：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環境規劃博士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建築碩士
賓夕法尼亞大學 地景建築碩士
古柏聯盟 (Cooper Union) 建築學士

經歷：

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系主任 (2009-2017)
波特蘭州立大學傑出訪問教授 (2019)
維也納工業大學維也納市訪問教授 (2013)
千葉大學景觀建築系訪問教授 (2009 至今)
Architects/Planners/Designe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DPSR) 理事 (2011-2015)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sign (ACD) 理事 (2007-2014)
西雅圖市 Pro Parks Levy 市民監督委員會委員 (2004-2007)
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 共同創始人 (1998 成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環境設計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 (1999-2001)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都市與區域發展中心—專案研究員 (1998-1999)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專案負責人、規劃師 (1994-1996)

我們想去挑戰這個認知，重新找回專業實踐更積極的社會角色。

這個 Fellowship 到末期的時候剛好遇到了疫情，因為我的計劃主題就是「行動主義」，就想用「行動」來回應疫情中一些課題與挑戰。西雅圖是美國第一個有 COVID-19 確診案例的都會區，社區很快就動員起來，有志工負責幫社區的長輩送餐、協助店家的立面裝設木板（因為沒開設的店容易遭人破壞）等。我們華大的師生也發起了一系列的行動，包括當時因為醫療器材缺貨，學生就製作給醫護人員用的透明面罩，因為學校沒有開，他們就用打游擊的方式自己在家裡做，有人採購、有人剪裁、有人包裝運送，寄到美國不同城市。雖然所生產的數量並不多，但學生們開始透過這件事情思考他們在社區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另外，西雅圖在疫情前就面臨了嚴重的無家者數量龐大的問題，平時這些無家者有公共機構可以去洗手、解決衛生問題。但疫情期間這些機構都關閉了。市政府雖然有設置一些活動廁所，但活動廁所的水其實很快就用完，也很容易被破壞，數量也很有限，維護成本又高。於是我們那時候發起一個設置 DIY 洗手台的行動 (Seattle Street Sink)，有意願的店家或社會團體，可以照我們的設計手冊，訂購器材組裝簡易的洗手台，只要戶外有水龍頭，接了水管後，這些洗手台就可以提供給無家者和一般大眾來使用，這項行動目前還在進行。

我對這種自發性的社區互助模式很有興趣。二十多年前，我們一群在柏克萊的師生組了一個「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今年七月我們辦了一場線上的研討會，就是以互助、由下而上的行動為主題，請了馬尼拉、香港、東京、上海等地的團體，一起分享在疫情中的互助行動。而中國大陸也有非常有趣的案例，包括在武漢有個幫助多元家庭懷孕女性的團體，讓她們在疫情期間可以得到照顧。甚至還有 HIV 病患，他們在疫情中難以取得醫療資源，這時這些互助網絡就可以發揮作用。

○ 這個環太平洋是有限定特定的地區嗎？有沒有其他國家的人一起參與？

● 我們一開始時，所謂「環太平洋」的範圍，基本上就是從美國西岸跨到亞洲東岸。台灣那時在流行「亞太」，就是亞洲太平洋，所以剛開始的企圖是至少在環太平洋這個區域可以建立一個連結。但後來也有印度、歐洲等地區的人一起參加平時兩年一次的會議。當年我們被批評說這個環太平洋只有北半球，沒有南半球，但現在我們也建立了澳洲與紐西蘭的網絡。甚至我們也開始與其他在北美與歐洲的地區性網絡串連，形成全球性的網絡。

侯老師與城鄉所

○ 接下來想請問老師，這學期怎麼會有機會可以到城鄉所來客座？

● 我這次回來很像是當難民，躲避美國的疫情(笑)。其實之前就有考慮過回台灣，但因為子女教育等種種的問題，遲遲無法成行。後來跟城鄉所老師討論，看能不能先用短期的方式回來，剛好又有一個客座教授的科技部計畫，這些其實是在疫情之前就規劃好。疫情發生之後，剛好有這個機會回到台灣逃難。

○ 所以老師以後有意願或有機會，會想要在台灣長期任教？

● 是啊！

○ 這樣我們可能入學太早了，哈哈！老師這次客座除了開設課程之外，還會有其他的活動嗎？

● 目前排了很多演講，但都在校外。跟城鄉所老師可能有點太熟了，所以大家都很隨性，沒有特別安排(笑)。不過若上課或評圖有需要，我隨時都可以去。看開學後有什麼樣的機會吧，例如說到其他的課上分享，也可以趁這次機會多了解城鄉所的其他課程。



▲ 侯志仁老師在採訪中。

機動的台灣社區；典型／非典的邊界

○ 老師對於城鄉所的實習課有什麼看法嗎？或是說有類似的課程在美國那邊進行嗎？

● 實習課 (studio) 作為一種操作方式，在建築或規劃的教育裡面，其實是長期固定的模式。城鄉所操作實習課的方式也是我自己比較熟悉的，就是透過跟社區互動，以真實的議題來進行學習。我們在美國做的也是一樣，只是文化上會有些差異。例如在美國，學生的時間其實非常有限，他們通常需要打工等等，往往下課時間一到，學生就會一哄而散，要約學生時間比約老師時間更困難(笑)。另外，在台灣操作實習課好像可以比較隨性，在社區遇到人隨時可以坐下來聊天，事情就會衍生出來了。但在美國可能要先跟人家約好時間，很多事情事先都要安排好。

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對實習課的結果會有些影響。在美國，很多跟社區的互動都需要事先精準的設計好，利用短暫的時間去發揮效果；在台灣，很多跟社區的互動沒辦法這樣規劃，時間比較難掌控。但也比較機動，事情會自然地發生，讓事情變得有機、有情感，讓社區參與的人對事情比較有歸屬感。這些不同的情況各有優劣，在課程上，我們就要想該怎麼規劃。

○ 城鄉所在台灣似乎扮演著「非典型都市規劃」的角色，特別是實習課有很強烈的意圖把學生帶進社區做這樣的事。老師對這樣的定位有什麼見解嗎？有些學生可能會覺得這麼真實的課程有些爭辯，例如如何退場？這是一個學生要給社區的東西，還是一個老師要給學生的東西？

● 如果回應到所謂的典型或非典型，城鄉所的方式我覺得可能是在挑戰典型跟非典型的邊界。典型的規劃通常有既定的時程跟方法，但實際跟社區的互動其實很難預估。這時就要檢討所謂的典型是否是好的方式？還是需要去突破？與其說我們在發展一個「非典型」，倒不如說我們在挑戰所謂的「典型」。不過典型／非典型都是從側面來看，基本上我們就是在檢討或發展一個合適的規劃方法，那才是重點。

○ 老師認為應該怎麼定義實習課的「真」？進到社區就「真實」了嗎？

● 當然即便有了所謂「真實」的基地或社區，也不見得過程就是「真的」。舉例來說，或許一個訊息本身是真的，但其實就整件事情來講，那可能只是片段的真實。若「真實度」可以從零到一百來分，可能沒辦法一下馬上就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所以我們就是在零跟一百之間，嘗試著盡量往一百去走，我們要意識到可能永遠沒辦法走到完全的真實。

《公民城市主義的崛起與挑戰》

○ 老師開設的「公民城市主義的崛起與挑戰」中，大致上會如何進行教學？

●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在台灣授課，我想前幾週可能需要摸索。不過基本上這門課會透過一些案例，從案例中檢討規劃跟設計的方法。我這幾年的研究跟實務工作，基本上是在回應一個問題：「在規劃設計中，公民的角色是什麼？」所謂比較典型的參與式規劃設計方法，可能會用一些不同方案拿去社區討論。不過就我看來，所謂的「參與」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管道。譬如說，現在很多民眾的專業能力非常好，透過社群網絡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推動一些事情，不需要專業者的介入。沒有專業者的介入甚至還可以讓他們開發不同的潛能，例如最近很活躍的特公盟，他們吸收專業的效率有時候比專業者更好！他們也有自己的網絡跟語言。

這類案例其實就挑戰了過往我們所熟悉的參與模式，這種現象非常值得討論。當公民的能力越來越高時，專業者的角色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種情境是，現在這種自下而上的模式，開始慢慢的被政府或財團收編，那我們怎麼去面對公民力量的被收編？怎麼去制衡？類似的議題需要我們更深入討論。

○ 這些案例會以台灣的為主嗎？

● 我比較熟悉國外的案例。但我也希望透過同學，可以多了解一些台灣的案例。我之前編過幾本書，會當作課堂討論的基礎材料，但案例還是有限，整體來講深度跟廣度可能還不太夠。所以這門課有一部分是希望透過同學的眼睛，去發現一些我自己過去沒有認識或接觸過的案例。

○ 隨著一些公民運動能量的逐漸成長，所謂「公民城市主義」在今日的規劃設計中，已經蔚為主流了嗎？

● 現在的確感到有一種主流化的趨勢。但若可以用一個比較極端的說法，我認為現在所看到的很多其實是「偽公民城市主義」。例如說台北市的 i-Voting，好像讓你有選擇，但他議題與選項早就設定好了，民眾只是在被設計好的框框內去選擇。它有一個公民主義的表象，但沒有實質的內涵。不過在台灣也是有一些好的案例，例如台北的 Open Green，用一套機制去鼓勵社區自發性的串連，有培力與賦權的設計在裡面，這就有公民城市主義的內涵。

但即使很多好的案例，我感覺這些多半是在處理末端的事情。一些比較重大的決策，例如社子島、大巨蛋，公民角色都沒辦法進入權力的核心。我們是看到了一些公民城市的現象，不過大多是在都市規劃程序的末端，有些本質上根本就是假的。

地方創生不能只是創造一種依賴

○ 老師在《反造再起：城市共生 ING》中也有談到近期很流行的「地方創生」，對於目前台灣的「地方創生」，老師有何見解？

● 地方創生這個概念本身是好的，過去城鄉之間長久以來存在不平衡、資源不對等、人口外流等問題，至少從日本的脈絡，這些鄉村區域是需要被重視的，也有很多種做法。不過，很多時候當它變成一個政府政策時，就會有很多問題。例如地方政府依據中央的政策來提案，中央再把錢撥下去，變成一種「計畫型的經費補助」，長期來可能反而造成一種依賴，沒辦法真正去提升地方自主的能力。而且很多都是短線操作，沒有持久的機制。地方創生的的本意很好，但是要看如何去操作，如果在制度面還是依循過去的作法，就需要再檢討。

實習課程的社區思辨 —— 《移工的社區網絡》

○ 老師這學期也有開設高階實習的課程，目前如何安排？

● 這次實習的重點會放在桃園後站的移工地景。其實我習慣的實習課程序，通常是社區或某個中介團體來找我，才去發展，但這次我想發展一些我沒碰觸過的議題，想換的方式。先前因為北車大廳的事，我就想做一些跟移工有關的議題。北車大廳目前已經有一個很清楚的輪廓出來，但桃園、中壢這些地方，就還在發展中、不明確，接下來還會遇到一些問題。像桃園新站已經在進行，蓋好之後會不會排擠到一些移工聚集的需求？這些都是我們想了解的議題。

這次也剛好有中原大學地景建築系的連振佑老師的幫忙，他們有地緣上的便利與網絡，所以我們會有跨校的合作。中原地景跟城鄉所之間也有專業上的互補，例如他們有熟悉一些移工團體，可以補足我們這方面的不足。這門課因為是我們主動去找議題，具體來說會採用比較機動的模式，看我們跟移工團體之間互動如何，再來調整作法。一方面我們也想回應到前面說到的「真實」問題，如果跟社區只是用蜻蜓點水的方式在做，那永遠

都只會在片面。要肯花時間投入議題，才能慢慢的往所謂「一百」的方向去走。這次因為我停留的時間比較短，所以藉著跟中原的合作，這件事之後或許可以變成他們長期關注的議題。

有時會想，地方社區真的有需要我們去擾動嗎？會不會變成我們為了做實習課才去介入？他們本來就這樣生活，我們不一定可以了解他們真正的需求。

我是沒有預設他們的需求是什麼，只是透過實習課想接觸移工議題。不過這的確是實習課過程之中，要去檢討的事情。我們可以「懶惰」地說，如果社區沒來找我們，我們就沒立場去碰這個事情。這樣或許可以站得住腳，只是專業者很難去避免一些介入的情境，與其去避免，不如正面面對，再從過程之中，回過頭來看專業者的角色是什麼。

我個人對實習課的態度是比較開放，但通常會有幾種模式。一個是，社區主動來找我，他們有預設的議題，但我們進去之後發現其實有其他更重要的議題。比較傳統的規劃者可能不會這樣反思，重新去設定議題。另外一種是，社區來找我，但他們不知道具體的議題是什麼，我一開始可能會用比較大的尺度、彈性來看具體的議題有哪些。下一屆的實習課，再挑選具體的議題來做，每次的過程與成果會不太一樣。

還有一種模式，是比較發想型的。例如 2005 年南亞海嘯，這個海嘯是當年開學前五天才發生的，我原先已經想好了那個學期的題目，但海嘯災後其實有很多景觀議題，大片的地景被破壞，如何復原？於是讓學生來選這個題目，但是當時距離遙遠，我們對南亞的環境不熟，而且災情剛發生，無法立即與當地的團體或學校合作，後來我們就發起了一個互助網絡，各國的學校師生互相交換訊息，思考在南亞海嘯的議題中，專業者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當年這門課雖然沒有一些立即或直接的效果，但是卻催生了一些計畫。一些西雅圖的建築師對我們做的事很感興趣，他們就成立了 Architects Without Borders 組織的西雅圖分部，後來就變成這個無邊界網絡中，最強的一個分部。他們後來也真的去了斯里蘭卡，做校舍的重建

等，從那年開始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這就是從我們的實習課延伸出來。這就是一種「自告奮勇」的模式吧，一開始完全沒有社區的連結，但後續還是有催生一些事情，也算是個「非典型」的實習課成果。

景觀建築基金會：<https://www.lafoundation.org/>

環太平洋社區互助網絡：<http://prcdnet.org/>

Architects Without Borders Seattle：<https://www.awb-seattle.org/>



▲侯志仁老師的辦公室。

■現任教師動態

慕思勉： 重視「使用者」的 建築設計教育從未改變

採訪 葉庭瑜 楊竣宇

撰稿 姚麗金

暑假的時候，我們與慕思勉老師做了對談，聊他參與的，也是這個學期才開始開設的建築設計學分學程，聊他日常的教學模式，聊他對參與式設計的想法。另外，他最近還在台博館鐵道部園區開了「異論現代」特展，還有配套的工作坊，推薦大家去看。

建築設計學分學程（Architectural Design Program）是台大 109 年度新進開設的跨院系所學分學程，由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下稱城鄉所）主辦，城鄉所、土木工程學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共同參與。學程基於社會設計工程（social designeering）之理念，旨在強化跨領域綜合學習與介入性實作之能力，培養兼具環境感受力、空間思辨力、設計實踐力、社會介入力之建築設計人才。本學年招生已於 9 月 14 日完成。

○「建築設計學分學程」怎麼來？

● 以我的認識的城鄉所，強調社會參與、關注使用者的設計方法與過程，如參與式設計、社區設計。但城鄉所是碩士班，學生來自多元背景，如何培養規劃設計應具備的基礎能力一直是項教學課題，如果在大學時就能夠讓參與式設計或使用者為基礎的理念和方法在大學階段即能落實，到了碩士班就可進一步深化規劃設計的批判思維，又兼具空間實踐的基本能力。但因各種客觀條件，一直沒有設立。另一方面，土木系近年強化設計方面的教學，其他學系亦有不少對建築感興趣的同學，因此，城鄉所結合校內土木系、生工系、森林系的教學資源，發展為以建築設計（一～四）為



慕思勉

經歷：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 執行長(2002.6-2005.9)

研究專長：建築計畫、建築設計、
參與式設計

核心的學程。學程的成立主要由王志弘、呂欽文老師推動，應更清楚一些細節。

學程中我開的課是《建築設計》(一)(二)，是入門教育，這門課已開設將近二十多年，應該是夏鑄九老師開始開設，在我之前則是劉可強老師負責，課程名稱為《初等環境規劃與設計》，目前的課程大架構基本上延續劉老師的課程規劃。

○由城鄉所與土木系合開的建築設計學分學程跟其他的建築系所有何不同？

●每位老師的解釋或許不盡相同，但如同學程說明中提到的社會設計工程(social designeering)應是共同努力的目標，即如何將空間的營造與社會的想像與改變的過程結合。我在念城鄉所碩士班的時候，老師們強調一個詞叫做「使用者」、另一個詞就是「參與」，這是我在大學或事務所工作時從沒聽過、也沒使用過的字，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設計要為人而設計，因此需要一套實踐的過程與方法。我非常認同這個價值，也持續嘗試往這個方向深化實踐以及思索與課程如何結合。

所謂重視使用者有幾個面向，一是重視使用者對空間的經驗、評價與需求，空間的設計總是存在潛在的使用者，先前的空間與身體經驗經常被忽略，且使用者並非均質的，少數或身體的弱勢者通常不被重視，如何理解多元差異的身體與同理心的培養，為設計師養成的第一步。例如在課程中以角色扮演方式，男同學要嘗試身負重約十公斤重物在肚子上，或者要求同學矇住眼睛扮演視障者、身障者等，在某段時間去體會周遭的路徑、使用公共空間、廁所等，體會建成環境對使用者造成的影響。另一是反思使用者在設計過程的角色，使用者是不是只能是被動、被接受的角色？是不是能夠在過程中參與討論與決策，或者說設計過程中如何在設計者與使用者的雙向互動間，揭露空間價值，進行討論與形成共識，是認識公共空間與設計本質的基礎。

在建築設計的教學上，一般來說在一個學期出二到三個設計作業讓同學演練，設計任務以兩三頁的需求讓學生去發展設計，五、六個禮拜就要做出一個方案、模型來。也就是說在前期對設計問題還沒有深入認識，或者說對建築計畫還不是很清楚的狀況下，你就要去做一個設計出來，設計像是脫落於使用者、社會之外。在過去《初環》或《建築設計》課程裡，我們嘗試接合這個落差，讓使用者出現在課堂上，作為需求的提出者或與其他專業老師擔任「評圖者」，例如在一個部落故事館的設計中，同學要先到部落進行訪談、觀察基地、進行資料收集等工作，認識使用者與掌握真實設計課題。在設計有初步成果後，到部落會議時間報告設計方案，部落提出不同的意見回饋設計方案的修正。或者在一項農村三合院旁新建食農學習農場的計畫中，同學要參與農耕體驗、認識屋主對家屋的營造意義、體會基地的風土氣候，重視地點在時間過程中使用者營造的累積，這些認識基礎結合對使用需求的理解下，才開始發展設計。

在設計過程中，我們利用一些輔助設計工具，例如「空間劇本」，即建築計畫的寫作，相較於一般建築計畫的量化數字或準則規範，空間劇本是將人物、事件、場景結合的情境寫作，是基於對使用者(角色)的認識基礎，結合空間品質如何促發事件發生的社會想像。空間劇本在團隊作業中成為集體創意的寫作，或者說寫作本身也是對品質、價值、使用的書寫，對使用者而言，劇本並非生硬的專業術語，因而容易進入設計者的想像情境。

在這個基礎上，另一個工具是拼貼，即一般教學中的草圖或方案初始階段的圖面，拼貼是利用不同顏色的紙片、以平面方式，將劇本文字轉化為具比例尺的空間情境，可隨討論過程中暫釘、增加、刪減、挪移等過程找尋物件、人物與空間邊界的最佳答案。工具具有的彈性與簡易操作，使的可以成為設計者與設計者之間、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對話溝通的媒介。另外就是模型，相較於一般講求外在量體與形式的模型，初環課程的模型為劇本與拼貼情境的延續，



▲慕思勉老師在訪談中。

即模型是設計發展的工具，持續模擬劇本想像的最佳空間效果，這類模型不僅讓設計者更有感，使用者也很容易想像設計效果。在某計畫中，也曾嘗試在基地中以現場竹竿、繩子等放樣，使設計者與使用者更具體的感受並討論空間尺度、內與外、空間關係等。回到建築設計學分學程，基礎教育的目標就是對環境敏感、關注社會與使用者、樂於溝通與對話、以及體會工具在設計發展的意義。

○如何跨領域？如何在短短的 23 學分中實現「旁及建築領域之工程技術、永續發展、人文素養、社會關懷、組織統整等知能訓練，據以培養兼具環境感受力、空間思辨力、設計實踐力社會介入力的建築設計人才」的目標？如何要讓學生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學程學分的要求沒有很高，四門設計課的學分即佔了大部分，目前是作法是以建築設計課為核心，一學期做一個設計或者加長方案的發展時間，我想也很難統整這麼多知識與技能。學程只是提供一個設計思考與執行的基礎能力，

將設計過程的每一階段展開來，在基地分析中培養對環境的態度、建築計畫中關注使用行為、設計發展過程中認識工法與材料、結構的必要等，課程可以結合外部教學資源，以專題演講、討論與評圖等方式，培養設計者綜整不同設計條件的能力，並反映在整體與細部的思考方式與繪圖上。

○慕老師負責建築設計(一)，然而台大的學生不見得都具有繪圖技術與相關軟體的訓練，如何帶領學生以圖面溝通？

●《建築設計》(一)(二)基本上以手繪訓練為主，上學期是從描述自己的空間經驗開始，將經驗的感受與文字、手繪的圖像連結起來，或者說逐漸熟悉文字與圖像間的轉換。畫自己的認知體驗，也畫他人的經驗，相互分享了解彼此對環境價值的觀點，這也是關注自己與他人的起點。

這種以素描描繪空間經驗的習慣，延續到平面圖、剖面圖等專業 2D 圖繪，例如有位同學依過

去工讀的經驗，可生動的表達小小福鬆餅屋工作區域的情境、身體動作與尺度感。另外就是身體與尺度的描繪，學校建築的各種建築單元的體驗、比較與平、剖面的繪製練習等，例如不同的梯階、扶手的尺寸、材料給人的感受，或者挑高圖書館大廳與一般教室的身體比例等，以有人物情境的方式表現。

經過這些練習後，當進入設計方案發展，由劇本轉換為拼貼階段時，已熟悉如何以具有人物身體、物件與空間尺度等表達劇本的想像情境。從素描、丈量與描繪、拼貼（平面）的練習，要設計者關注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即便轉換為2D 工具時如何「有感」。當一個個劇本轉換成為拼貼，以及拼貼之間的連結逐漸將劇本的核心品質與要求表達清晰時，即形成整體或者說初步的空間架構，再利用模型進一步發展立體空間情境與效果，以及外觀開口、形式等，由內而外由外而內的過程後，再利用平、剖、立面圖等繪製為較正式的專業圖面，甚至於練習牆剖大樣的繪製。因此，從素描入手、加入尺度與情境、劇本與拼貼、模型，再繪製空間專業圖繪，使設計者逐漸熟悉專業圖繪的邏輯外，亦體會「一條線」在真實情境下對人的影響。

○對於因為希望進入建築行業、或想要繼續研讀建築研究所而修習此學分學程的同學，慕老師有什麼建議？

●以我的課來說，修課同學當中有很多人是對建築或者說對環境設計領域有興趣。以過去經驗，有些同學在大學畢業後，選擇繼續攻讀建築碩士，畢業後就在相關領域的實務界發展。

現在學分學程固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希望這個學分學程可以幫助有興趣的學生多一點接觸這個領域的機會，或者確認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有助於下一步的判斷。但以我的觀點，建築設計基礎能力的培養未必應以建築師為唯一目標，許多同學在大學階段探索嘗試自己真正的興趣，在就讀的科系之外來修習建築設計課程，我想來自於自己內在的一種動力，而不僅是修學分，學程是讓這種動力得以發揮延展，使探索的過程中能夠發現路徑，這是建築設計

入門教學的主要目標吧。

○近期台博館鐵道部園區正在展出慕老師參與籌備的「異論現代：1935 年臺灣博覽會」特展。圍繞話題，不難問出這樣的問題，我們都現代了嗎？技術物的發展真的給我們帶來幸福了嗎？想聽聽老師的看法和策展感受。



「異論現代」特展
2020/04/28 09:30 ~
2021/02/28 17:00
國立臺灣博物館
- 鐵道部園區
聯絡資訊：02-2558-9790
票價說明：全票：每張 100 元 | 半票：每張 50 元

●展覽的緣起是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籌備開館，常設展呼應鐵道部古蹟特性以鐵道有關內容為主。另外有兩個特展，其中之一是現代性與都市經驗特展，由我負責策劃，主題設定為「1935 年台灣博覽會」。會選這個主題，是因當時一份博覽會宣傳摺頁上以英文寫著「Modern Taiwan」，搭配鐵橋、三線道大道、港口、耕耘機等圖像，也就是說現代或進步意指這些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到底什麼是現代、什麼是進步？觀眾又如何體會現代？是這次特展的起點。博覽會盛大舉辦，吸引了兩百多萬觀眾入場，展場中多以今昔對比的手法，說明臺灣的「躍進」，可以說是帝國的視線。然而，在這個場域交會的觀眾又投注什麼樣的視線？我們嘗試收集相關官方出版品、考察報告、報章報導、遊記、小說、作文、評論等各類文本，再依展場內容與蒐集的文本分類為不同主題，將展場的展示內容、摺頁等對比於觀眾的文本，觀眾的文本又設計成對話框一般，使我們看到 1930 年代進步之外的衝突與矛盾。例如在糖業館，出現的觀眾包括藤山雷太，曾擔任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社長，另一位賴和寫了跟蔗農有關的小說與詩作、台南作家吳新榮也曾以糖廠煙囪為題寫下他的感觸。不同的社會位置經驗觀看糖業館的內容時想法未盡相同，我們用「異論」

來描述這種主體差異。類似主題單元與呈現還包括教育、原住民、兒童、新聞、臺北城的記憶、勞動與貧窮、以及臺灣作為現代化展場等。也就是嘗試通過不同世代，不同的觀眾的角度，展現現代的意涵，是這次策展的主要理念。

這次特展中出現的觀眾包括日本的企業家、各國的考察團、前清秀才、作家、原住民、知識青年、勞動者、失業者、社會運動者，在這場盛會中「異

論」文化認同、生存自主、工作權利、機會均等等現代化帶來的經驗。回過頭來，最後的展版回到我們當代社會，提供一點空間讓現在的觀眾共同探索對話，我們對現代價值的追求又會是什麼。展覽持續到明年，近期還有一個工作坊「現代性工作坊——現代不現代」，即延續上述主題邀請觀眾一起分享日常生活的物、不同世代對物的情感、以及與現代的關係，並透過對話與討論共同摸索「參與式策展」的可能。

■現任教師動態

黃麗玲

近期動態訪談 從住宅研究到高階實習

採訪 葉庭瑜
撰稿 葉庭瑜

距離黃麗玲老師上次在《城鄉通訊》與讀者見面，似乎已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了，一踏進老師的研究室，小編就受到兩隻貓貓的熱情圍攻，而貓如期主，麗玲老師比貓們更加好客、健談。麗玲老師除了教職之外，也在 OURs 擔任監事，同時也是本期專題「南港茶水間」的指導者，本期專欄，就請麗玲老師來分享長期關注的住宅議題，以及高階實習授課心得。

Q1. 想請老師分享近期研究方向，有哪些內容和成果？或者是否預計參加學術研討會？

A1. 我前幾年的住宅研究計畫一直延續著，年初則前往大阪市立大學，針對台灣 2016 住宅法修法進行演講。修法後，在精神上比較符合弱勢居住權保障，也完備了許多執行機制；相對起前一個版本高度仰賴民間投資，有非常大的差別。這個演講主要討論修法的轉型與推動過程，今年年底也會發表在大阪市立大學出版的東亞住宅研究專書中，這除了是前幾年一直沿著的住宅研究主軸外，也是國際網絡 East Asia Inclusive City Network 的一環。

去年年底至今，新進的研究取向則是有關氣候變遷、社區韌性的主題，我比較關注氣候變遷的跨領域知識創造。因為氣候變遷不只牽涉到環境層面，對社會、經濟也有很大衝擊，其實本來氣候變遷這個範型就非常強調跨領域的合作並提出對策，當跨領域合作產生的時候，更

重要的是知識如何交流、如何生產。像高階實習的課程中，就是三個不同教育機構的合作，討論怎麼在小學提出氣候變遷的應對課程。這其中包含了舊莊國小老師的 input、我們城鄉所學生帶進去的參與是規劃方法，以及南港社大的公民科學與地方文史了解，這也是我想談的夥伴關係的營造與知識生產的關係。

最後今年本來有一個 ISDRS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Society) 的會議，本來要在布達佩斯舉行，但因為疫情影響就沒過去。但我們有一個針對社會創新的研究小組，所以就在這個小組中發表剛剛談論的氣候變遷、跨領域知識創造的論文。

Q2. 老師本學期擔任實習一授課教師，請問下學期是否預計開設其他課程？近期有哪些對授課方向的規劃？

A2. 109 學年上學期就只有開實習課，而下學期會另外開宜居城市的課程。本來宜居城市上個

春天才開過，沒有計畫這麼快再開，不過因為國際事務處來信聯絡，希望課程中有關 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討論能變成國際性的課程。也為了因應諸如 COVID-19 的狀況，未來或許課程需要線上化，台大又如何加入線上課程的國際網絡，這將是一次嘗試。所以明年的宜居城市課程，除了教室裡的台大學生之外，考量時區問題，台大歐洲姐妹校的學生也都可以線上選課。

Q3. 南港茶水間小組提到實習一時老師就要求要有實體的操作空間，回應先前所上老師認為實習課近來的成果趨於活動性質、展演取向，請問老師對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上述的要求，是否是對於過往實習課的反思？

A3. 在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前一輩的老師就要求要有空間改造，因為我們是空間出發的專業。空間跟社會的關係是雙向的、辯證的過程，所以實習課雖然不講那麼多理論，但還是希望學生可以掌握這個關係。當改變空間時，其實改

變的是裡面可能的政治、社會關係，因此不論空間大或小，都希望學生能去做這樣的事情。另一方面來說，對學生的訓練上，一來已經有很多其他領域的學生可以做到展演式的成果；二來因為實習課希望把目標放遠，當作學生作為準規劃者的訓練，所以一定要去挑戰碰觸空間的課題。

之所以有時候沒辦法做出最後空間的成品，是因為一年的實習課中，上學期做基地調查，下學期進行社區議題探索，以茶水間、中南拌島、東明公宅的經驗可以清楚地看到，進入一個全新的基地開始摸索、新的夥伴要發展到合作，大概要兩年時間才能看出比較穩定的關係。如果要在實習一就把節奏拉緊，就不能每一次都從零開始。要不前期的空間調查，得借助前一個階段（前一學年）的認識；或者在利害關係人上，老師先幫學生做出判斷並給予建議，而不是讓學生靠運氣大海撈針。不過再怎麼樣把實習課結構化，都是一個冒險的過程，很多人都在理論研究上重新定義像我們這樣開放網絡的實習，尤其強調要與利害關係人合作，本來

就必須克服很多不確定性。學生希望有一個結構性的課綱，我們會努力去達到，不過還是需要平衡，在過程中遭遇困難並克服，這是我覺得規劃過程中必然碰到的經驗。但相對的，如果太多不確定性、從零開始，則可能沒有成果。

Q4. 在南港茶水間的論述中，多次提到與利害關係人的合作，想請問老師這個概念與以往較常提及的地方頭人有何異同？

A4.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在我們的脈絡裡，指的是誰覺得這個議題跟她／他有關、對她／他重要，且想要主動參與。她／他需要有input。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港社大一直在做里山小田園，所以願意參與我們的農園計畫；社大在氣候變遷議題本身目前比較缺少跟社區的合作，所以在我們跟舊莊國小提出氣候變遷課程時，社大就來協助我們判斷環境場域，並提供公民科學資源。這就是 capacity building，雙方強化這個階段彼此想做的事，看看需要哪些知識，而這些知識是可以配合起來的。

舊莊國小的老師也是，一開始學生去詢問時他們回答想做特色課程，這是舊莊國小既有的、用來增加招生吸引力的課程；而茶水間小組的組員也對環境教育有興趣，後來變促成了特色課程的聚焦，成為氣候變遷課程。這個課程既是教育部推動的主題之一，也從地方山、水、綠等地方環境資源盤點出發，討論幾次就會發現校長、老師們也很積極延續課程，因為呼應了他們要做特色課程的需求。所以說每一個合作的對象，其實都有他們自己想要加入的原因，又同時是一個開放式的合作關係。以舊莊來說，我覺得我們三方能夠這麼順利合作，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們都是教育機構，當然舊莊里里長也很熱心，看到學生自己非常主動參與地方，也就提供我們很多資源。

其實這些條件不簡單，都是需要長期合作才能發生的，第一年不可能發生。比如其實二上時茶水間小組就進行了氣候變遷課程的試教，但如果沒有後續整個第二年的時間，就沒辦法推動成為延續下去的固定課程。所以利害關係人

不只是誰有權力的問題，協作式規劃裡面也一直有談論這些關係人之間的協作。不過理論上的談論是一回事，在實踐中真實的經歷這些過程，如何詮釋這些過程的意義、如何定義利害關係人，應該都是實習課中應該討論的方向。

Q5. 店仔口社區農園以及舊莊國小氣候變遷課程，為南港茶水間主要的成果，請問老師如何以小尺度的社區綠點回應整體政策，進而提出對南港區未來綠色基礎設施發展的初步建議？

A5. 我想這需要一點時間。現在農園的菜還是種在籃子裡，沒辦法說服區公所處理用地的問題，有很多官僚作業綁住了其他可能性。不過台北市的田園計畫要往下推，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像韓國就處理了相關法令的課題。張若瑜在眼底城市的文章中，討論了如何從我們的農園去看台北市相關的制度問題，這樣實際走了一趟之後，就會比較知道制度的問題在哪裡。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可能性，比如雨水收集系統，是因為當初沒有錢做地面下的 LID 設施，後來卻發現可以更簡單的解決問題。就靠兩個水桶與公車站的改造，讓農園從三月到六月都不缺水，直到七月太過酷熱，才有居民去拉自來水管。也因為這樣我們才了解到這是台北田園計畫普遍的問題，如何處理水的課題——從氣候變遷相關領域的研究來說，水、食物、能源三者的鏈結是一整個概念，可以從這裡來檢視社區韌性的發展。我們便嘗試把這些觀念放在這個農園裡面，處理了水與食物之後，也希望 R09 實習有機會延續之前的基礎，繼續挑戰能源議題。

Q6. 在 108-2 環境規劃實習八的課綱中，老師提到先前南港茶水間的韌性舊莊或許能繼續與未來的實習一連結，請問目前是否已有具體操作方法，或找到新資源？

A6. 我們三個老師在上課之初就列出八個發展比較成熟的課題，這些課題都有夥伴、有利害關係人可以一起做，議題也不僅限於農園，包括新進的新庄子埤濕地、國小後山的遊戲場、連結農園與山水綠生態公園的道路，整個區域都很適合作為環境教育的基地。當然農園也可以



▲黃麗琳老師和她的貓咪。

進入下個階段，之前做了簡易的雨水回收設施，未來可能做堆肥、種植開花植物、養蜂等多樣化主題。

當然我們還是開放學生選擇，第一個月讓學生自己去發掘可能性，之後面開始評估要重新開創新議題？還是以目前的課題進行發展、轉化？雖然我們很願意開放創造的可能性，但時間只有一個月，以過去經驗來說，要達成穩固的夥伴關係非常花時間，必須一起克服困難、投入資源……學生或許現在不了解這樣的狀況，我們也不可能不讓他們去探索，但如果合作關係不夠穩定，會影響一年之後的成果。實習課還是希望成果能夠在空間上，開始慢慢地對社區產生轉化作用，而不只是活動式的。



▲老師的愛貓。

■卸任教師動態

劉可強： 要回歸吵吵鬧鬧， 相互批判的大桌精神

採訪 葉庭瑜 姚麗金 傅 裕
撰稿 姚麗金

9月18日，我們在公館303室，也就是可強老師的辦公室，與老師見面。為了想法不設限，我們全程無目的暢聊。有些問題，像寶藏巖的議題、區段徵收政策、老師一直在忙的城鄉基金會的事，似乎我們也了解，但一旦談起就一發不可收拾。這天的聊天時間很短，但字字珠璣，因此我們也沒有做段落改寫，統整如下，希望看到的人可以如臨其境。

- 身體方面，去年夏季刊訪談的時候老師說身體不好，需要肌肉鍛煉，現在好些了嗎？
- 前幾年腰部不太好，花了比較多時間瑜伽、走路、游泳，疫情期間沒有游泳。目前狀態還不錯，健康。
- 這一年在做什麼？參加了什麼項目或學術討論嗎？最近在關注什麼議題？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 現在在持續關心寶藏巖的保存發展計畫。寶藏巖的未來有點讓人擔心，原來的居民人數越來越少，藝術家越來越多，變成藝術村的這個發展狀況不太對。現在的想法是不要刻意去區隔居民和藝術家，居民可以做藝術家，藝術家也可以做居民，我們一直在溝通這件事，藝術村的團隊也認同我們的看法。

樂生療養院議目前卡在「樂生」的入口，得不到雙方可以有共識的做法。最新消息是假釋證暫緩。希望在最近兩個月找到一個雙方可以協作的方案。

一直以來很關心台灣原住民的狀況，比如屏東的聚落保存，政府經費慢慢減少，執行困難度隨之增加，目前在評估如何更進這件事。原住民問題長久之計不是靠政府補助，還是要靠其內部能量加強，但對於弱勢少數族群來說還是會相對困難。

還會比較關心社子島的問題。關於土地、城市開發制度上有些不足，很多人尤其是弱勢族群會因此受傷，面臨不好對待。如何突破這個事情，當然康老師在花很多時間準備，有沒有可能和政府協商，但制度層面一直卡在哪裡，遲遲動不了。我們台灣學者長期以來都沒能在這個層面有所突破，這有點遺憾，要繼續努力。

突破的根本方法，要由下而上，要求政府方面開放公共政策。像社子島的空間一直沒有好好利用，蓋高樓大廈的想像本身有問題，把所有人都趕走，讓他回歸原始的生態也不對，我們做過很多次討論會，沒能推動。事實上，公民的參與要有方法，有模式，不能拿專家的方式去帶民眾。要由下而上，從內而外，而不是從上而下，從概念來領導行動。

地方存在一個共生的關係，不同的人在城市的角色有其功能性。一種是當地的居民，他活得好好的，長期在那裡，一種是違規的撿破爛、收廢品的工廠，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時有違規、髒亂的現象。為什麼他們會在那裡，你要去研究，你要綜合判斷，不能說一槓子打掉，把他們都趕走。你要一個個來面對這些問題，然後來看這個地方的功能定位，再回歸政策，找到一個可以碰觸，相對對話的立場和陳設，而不是從上面壓下來，讓下面的人動不了。這個要如何改變，如何突破，我不知道。

很多老師在社子島努力了很久，比如說康老師很在意地方文化，注重廟宇文化保存，這個議題非常精彩，沒有錯，但它影響不了上面的政策，很難拉高層次實現和上面的對話。

過去做新竹的璞玉計畫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當時意識到做區段徵收很可能破壞地方環境和人際關係，但我們看到非都市區域的開發趨勢已經不可阻擋，比如宜蘭農田也在蓋房子。所以當時並沒有直接反對區段徵收，而是嘗試找出一個改良式的區段徵收辦法。當年的做法是，運用現行制度裡的開發許可制度，讓地方鄉民、社區、鄉鎮，在一定範圍內可以不加入區段徵收，而是自定開發強度。竹北有大片客家聚落，我們讓居民把想保存的區塊畫出來，進行小部分的區塊建設，自辦開發。這是一個嘗試過的開發方式。我也給康老師那邊建議，要不要按照這樣做，所謂的區劃城市，要在圖面上被看見，沒必要去深化原來的文化保存，重點是要加強對話。

○ 寶藏巖現在的居民和藝術家互動情況如何？其中的人員流動不可避免，要怎麼改善社區裡的人口結構？

● 藝術家和居民長期以來有缺乏互動的問題，正在實行的藝術村駐村計劃，就在嘗試辦各種活動，比如讓藝術家接觸伯伯阿姨們的原鄉的食材料理。今年中秋的時候，要辦一個活動，要邀請居民和藝術家一起，用這些食材做菜，共赴中秋夜宴，以此來促進彼此的互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

早期龍應台剛下台，台大的廖咸浩老師當文化局局長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如果把寶藏巖部分變成藝術村，當時有些居民肯定是和藝術家合不來。實際的居住狀態是混居，還是把所有居民都集中到某一處，從管理角度來說，當然是要把他們分開，這樣比較好管理，但是從一個自然村的角度來看，當然是混在一起比較好。有一年有一個藝術村試辦計劃，我們還特地對進駐藝術家進行口試甄選，問他們如果你去寶藏巖你會對居民抱有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與人的關係，不管是做參與，還是做什麼，都不能是我來幫你做什麼，我要給你什麼，而是應該說，每一個人都有他存在的價值，一旦和他連上線，互相接觸，必然能夠跟他學到很多東西。我就跟那些老人家學到很多。你幫助他，他幫助你，這個互動很好。很多藝術家，大部分建築師，說實話，都比較自我，比較封閉。當你要進到實地，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態，實際面臨的環境問題，然後幫他們解決，這些老人家的生命經驗本身就能給你很多學習，他們本身也是藝術家。一步一步慢慢走，漸進式的，未來或許能找到平衡點。

寶藏巖的單體很小，自然成長的過程並沒有完全保留，逐漸改善的運作和能量一直都在。早期就是撿破爛，後來用一些水泥鋼筋讓房子更牢固，也裝了鋁門窗，只要經濟狀況變好一點，也能夠逐漸改善這個環境。這個階段我們能做什麼？我們用專業技術讓房子具有自然生態的效果，通風，隔熱，在冬天不那麼寒冷，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一定瞭解空氣流動的物理現象，這是我們要去幫忙改善的，並不是說政府裝個冷氣就好。要延續原來的居住環境能量，比如鄰居之間的關係，他們可以共同使用的半戶外空間，可以坐在那裡下棋，吹涼風，這種姿勢或能量，要讓他延續下去。現在政府介入，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能這樣，這就失去了一定的發展的可能性。

○ 蟾蜍山也是類似的樣子，維持類似的居住形式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哪些居住的可能性？未來有沒有吸引其他社群進來的想法？會請上班族進來嗎？

● 寶藏巖早期也是很多城鄉所同學住在那裡，因為某個老伯不在了，然後他們就把這個空的房間接下來，這些學生就跑去睡一個覺，白天出來，可能跟地方發生的關係沒有那麼太大。也有一些其他人，對這個地方感興趣，也可能跟這裡的人發生互動。很難預設這裡的住戶的形態。老人家、學生、外籍勞工、剛到城市的人，他們每個月只能付個兩三千塊錢，你要提供這個環境讓他們進來。現在寶藏巖是政府在經營，他們就可以去設想，比如老人、學生、外籍勞工有沒有可能互相幫助，你要製造機會實現互動。老人家買菜不方便，學生可以幫忙去買菜，以這種方式減少租金五百塊，類似的案例很多，但現在的狀況就是硬邦邦的。我們想要把這個脈絡想的更清楚一點，做法態度可以更開放一點，再去說服市政府、文化局。現在 OURs 也在幫忙，想把他變成合作住宅，社會住宅，這是一個大概念，實際要一點一點去講，讓他慢慢長成這個樣子。

○ 未來城市發展大趨勢下，寶藏巖是不是可能會變成一個同質性的藝術村？

● 很有可能會面臨這個狀況，未來藝術家進來要給他一些條件，讓他更瞭解寶藏巖保存的意義，居民方面要更強調弱勢居民的比例，要有一定額度，不能完全開放，還是要保住一般居民的名額，在這個前提下，再來看兩種人或者多種人群的融合的可能性。在開放居民的部分，在過去的努力過程中，為了不要讓寶藏巖完全失去保存的機會，我們當時做了暫時限制弱勢居民的人數的這個決定，如果我們決定所有人都可以進來住，但是當時文化局可能就會說沒有辦法，這個妥協的後果造成了今天的狀況。未來如何讓公部門接受一個更多元更融合的狀態，要一步步來。

○ 城鄉基金會自去年底暫停運營，說是要花兩年時間做轉型，很多同學和校友都非常掛念，不知現在轉型方案做的如何？

● 基金會目前的狀況，2015 年以來一直是在虧損的狀態。從 1990 一直到 2015 我們每年都可以收支平衡，人數大概是 25-30 人，90 年

代曾經達到 50 人左右。要養活這個基金會，依照原來的運作方式，以及做計畫的方式，養一個人每年大概需要 150 萬的進賬，還要包括行政管理費，業務費，房租，給城鄉所、給學校的回饋。

我們的作業方式比較複雜，分了很多地方，業務費偏高，很多是跟社區互動，看我們的報告書，比起一般的顧問公司要深入很多，人事費也會更高。一直到 2015 年左右，一直都維持的還可以。但是到 2015 年突然有很大的下滑，到底是因為外部的原因，還是內部的調整，這個原因比較複雜，委託的計畫減少了，我們就第一次開始向銀行貸款週轉。到 2018 年瞭解到財務狀況明顯有問題，我就向董事會提出要趕快做一些調整動作。人力慢慢減少一些，接的案子會有調整，賠錢的案子盡量少做，年底的時候發現如果不做徹底的改變的話，就幫助不大，所以到 2019 年開始暫停基金會的運營調整。

現在和 25 年前不一樣，那時候我們是和政府合作，在學術機構下有一定公信力，政府會比較信任，給很多案子做，現在的狀況是，同質基金會越來越多，成大、東海都有基金會，都是財團法人，民間顧問公司和建築師事務所認為社區參與他們也會，效率更高，可以做得更好。很多業主也搞不清楚，於是我們就面臨競爭，我們需要競案，種種原因讓我們現在的運作不那麼容易維持。

城鄉基金會成立於 1994 年，但早在 1989 年就有雛形，1990-1993 年的時候叫做城鄉所城鄉規劃工作室，用城鄉所的名義接案子。過去三十年，大概每年完成二十多個合約項目，也就是說我們累積了約 700 多個個案，目前想把這 700 份報告書收集起來，做一個編錄，將來搬回工綜館，給大家參考。其實大部分的案子是不成功的，我們要從中看到問題在哪，為什麼沒做到，我們要花力氣去把它問題整理出來，作為提供給社會，提供給城鄉所，提供給未來的專業者，以及對城鄉規劃、建築規劃感興趣的年輕人的一個重要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做社會推廣教育，包括中小學，大

○ 檔案整理成為社會資源，會對原來的人事、營運問題有所幫助嗎？

● 我們不排除繼續接案子，公部門單位委託我們做公務人員城鄉規劃培訓計畫，針對政府的某部，比如營建所，給我們一筆錢，我們願意做，也應該去爭取。這個材料要怎麼做，這是我們要做的功課，慢慢要做一個過渡。以後會更傾向於做培訓、推廣這一類的工作。最好有文化部還是誰，願意給我們一個出版計畫，給我們一筆經費，支持我們把過去的經驗彙整分析，變成可以運用的材料。

以後不和規劃師事務所競案子，而是關注一些他們不做的案子，比如區段徵收，怎麼從方案上做突破，我們可以養一兩個這個方向的研究員，嘗試在這個政策上做突破。未來也不排除想要做一個智庫或者平臺，多做一些這方面的倡議，對台灣的未來做一點貢獻。但這樣講理想性比較高一些，有些人說，沒錢還是做不了事，但也有人說，沒錢也不是問題，只要有可以的企劃。

○ 如果不再接案子的話，同學們或許也會失去做實際的案子的經驗和機會，這還蠻可惜的。

● 實務的案子不會百分百排除，我們會評估這個案子對政策、教學以及通用性的條件，再去接這個案子。並不是未來就完全不接，而是要考慮到各方面。學生的這部分，這是一個考量，但為什麼最近這幾年這方面稍微弱了一點，我覺得其實都是人的問題。以前我們幾個年紀比較大的，像我，像華老師，我們在城鄉所都沒有升等的壓力。但所上的年輕老師，必然要去照顧到升等的要求，要寫 paper，實務的案子自然要暫時放一邊，被學術制度逼迫而變成這個樣子。固然學校好像很重視社會實踐，社會服務，但這個項目和升等比例還是不一樣。我們以前王老師、夏老師都接案子，拿來做實習課可能性就比較多。不過這是一個循環，慢慢就會回復過來，要學術，也要有實務。

○ 基金會這幾年感覺比較神秘，學生不知道以什麼管道去接觸。

● 我是十年前退休，在我退休之前，其實基金會和研究所的互動是很頻繁的，現在主要是陳育貞老師，跟陳老師接觸比較多的同學會去宜蘭，但跟基金會不會有很多來往。基金會有慕思勉老師主要在帶大學部，跟城鄉所的研究生互動比較少。

○ 老師對城鄉所的未來有什麼想像？

● 最近有跟陳良治老師很簡單談過，因為所裡面明年要做一個所的評鑑，邀請外校的專家學者來評鑑，一個重點的評估方向就是未來城鄉所要幹嘛。我想說，城鄉所自己應該對未來有一個想法，用未來的想像來選擇誰能來協助我們，現在的流程是先找委員，然後我們自己內部還沒搞清楚未來要幹嘛，不過還在看。我個人的看法，從開始到現在，城鄉所都是有點逆向操作，是一個非主流的主流，非主流但存在在一個主流的學術機構裡。大家都看到你，因為你是台大，但是你有點叛逆，一般的外界有點不知道你是怎麼回事。我過去參加過幾次評鑑，很多委員就說你們不是以批判起家的嗎，你們不是應該就是這樣嗎，外界會把你框在一個框框裡。

你們看王老師，夏老師他們過去的訪談，其實王老師和夏老師的個性非常不一樣，偏偏這兩個人可以搞在一起，搞出一個城鄉所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雖然整個社會對城鄉所採取了一個單一的認知，但是內部其實很多元，有各種不同的學術路線，當然還有很多老師，比如黃世孟老師，陳亮全老師，林峰田老師，林建元老師，華昌宜老師，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樣。只是說夏老師比較強勢一點，他會把你壓在那裡，讓你喘不過氣來，於是大家吵吵鬧鬧，在所務會裡面拍桌子吵架。

城鄉所現在的老師相對年輕一些，但也不見得比當年的老師年輕。我們現在的老師們應該要和當年的城鄉所的老師用同樣的態度來經營這個所，要吵吵鬧鬧，互相批判，互相指責，才有機會找到一個有共識的方向，因為這樣才能真正有一些突破，走未來這個階段的路。可是我覺得現在城鄉所的老師比較不願意當面衝

突，大家容忍和諧，但有些議題談不出來，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現在所裡，再回到例如社子島區段徵收好了，大家的看法如何，可以用比較專業一點，尖銳一點的辯論來找到方向。這樣也會對同學們作出正面思辨的示範，有助所內凝聚力的提升。

未來的方向，有一些城鄉所過去的很精彩的制度，要再有一些新的突破和深化，比如我們的招生方式，讓其他專業背景的同學可以進入建築與城鄉規劃領域。其他學校，包括國外的學校都沒有我們這樣的方式，這個方式造就了我們城鄉所出去的同學的綜合能力都比別人強，依我看這是世界級的。我認為這是城鄉所一個主要的特色也是最關鍵的資源，有待進一步的發揮和突破，在這個基礎上，讓他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課程互動，比如實習課。我只是建議，

不要守成，也不要放掉，要往前走，但是現階段就是少了些互動，我覺得老師之間可以多些共識形成的機會。

○ 以前城鄉所的學生保有一種對社會運動的熱忱，但是現在感覺大家普遍缺乏激情，比較玻璃心，也比較乖，大桌精神離我們也比較遙遠。

● 這部分我覺得老師們要帶動，老師們需要示範，老師們要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然後要願意投入，我覺得這個經驗還是在。當外部的社會運動，價值觀的混淆，讓人失去判斷力，這個肯定和十幾年前很不一樣。但是自己內部，我們城鄉所的同學來城鄉所修習的動機還是在，要看到社會真實，這個追求還是在，如果有老師來帶動這個大桌精神，應該還是有機會。



▲劉老師長期關注樂生的保存與院民的處境，最近也一直還在樂青聯盟努力中。「此照片是十多年前在文化部門口抗議。當年文化部長是我的好朋友邱坤良，我們要求他出來跟我們對話，但他拒絕了。圖片中喻肇青老師在七月裡病逝，比我還年輕好幾歲，是我最近感到很悲傷的一件事。」



▲劉可強老師近照。「最近遊山玩水防疫避暑。」



▲劉可強老師近照。「2019年在北投拾米屋。北投拾米屋是學姐依凡開的國際知名巧克力店，向同學們推薦。」

寶藏巖歷史聚落【社區創生】 實驗性發展計畫：從文化保存邁向綜合性健康生活共同體

劉可強 2020.09.24

寶藏巖歷史聚落歷經超過二十年的多方共同的努力，如今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如果居住的基本目標未能在近期內有行政體制上的突破，此歷史聚落將勢必走向非“活的保存”路徑，無法實現原保存之初衷。但以目前的困境，如何提出有創意並可行的“活的保存”方案，是本短文試圖回應並倡議之概述。

過程與困境

寶藏巖 1.0

最初從 1950 年代自力營造所形成的寶藏巖聚落，可視為是「社區創生」的一個經典案例。為求在城市生存的退伍老兵，展現頑強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逐漸搭建出自己的家園。靠著四處尋獲的建築材料和基礎的建造工法，居民們共同營造出彼此獨立又相互依賴的獨特空間配置，是極具藝術性的風土建築。聚落發展在 1980 年代中期達到顛峰，有超過 200 戶的住宅，大約 500 人住在這裡，持續性的營造並經營可凝聚全體居民的社區。從空間配置來看，聚落的型態回應了

地形、微氣候、生態以及居民的種種需求。從社會層面來看，這個聚落集結了低收入工作者、年輕人和學生，在社區熱心主事者的引領下，形成一個具有向心力的社區，是都市中少見健康且和諧的另類社區。

在 1980 至 1990 年初期繁忙又充滿活力的年代中，這裡生活著深具多樣性的社群，講著不同的方言、吃不一樣的食物、也各自有不同的日夜工作，但為了生存而互相幫助形成強烈的社區認同。這裡曾有雜貨店、理髮店、撞球館、公共廟廡。相鄰的榕樹下則是老人們在午後消磨時光的地點。這裡也養了豬、雞、鴨、犬，小孩們到處亂跑，郵差都知道那是誰家的孩子。而聚落裡的每個人也都認識其他每一個人，陌生人會馬上被指認，對居民而言這裡是個安全和快樂的天堂。

寶藏巖 2.0

到了 1990 年代末期，寶藏巖聚落進入其生命歷程的全新階段。公部門（包括專業者、學術界和民間團體）以聚落的文化歷史保存之名，啟動了一個文化計畫。初期一度尚有急迫社會福利需求與保存的文化意義之間的爭論，但「文化」才是寶藏巖聚落保存落實制度化的驅動力，使得這個保存計畫不只是關心既有的居民，更希望找出一種方式，在制度化的框架中落實自力營造聚落的意義與實踐，也因為這些公眾力量的介入，必然改變了社區原有的動態變化歷程。

在臺北市文化局的主導下，寶藏巖聚落被塑造成藝居共生社區，修復後的房舍有一定比例被規劃為藝術村（包括青年會所）使用，一部分則保留為居民使用。過去十年來，公部門嘗試了許多方式來管理住民的組成與活動安排，近幾年更有一所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進駐寶藏巖，使用了原本保留給居民但逐年因居民凋零而空出的房舍。隨著居民人數逐漸減少，實驗教育計畫的前途未卜，以及重新思考藝術村／青年會所佔的比例，現在正是時機得以重新審視聚落保存的原始動力，期待社區未來能有一個創新發展。

現在的藝術村／青年會所是由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營運，居民組成則是由臺北市文化局管理，而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則是直隸於市長辦公室之下。可行的未來發展方案必須回應現行的實際問題、未來活動與生活型態的創新概念，以及具體可行的方法。

關於藝術村／青年會所的組成，近期至少有三個思考方向。第一是擴大詮釋藝術家在聚落中的定義。據目前已知，除了一個實驗型劇團，多數的藝術家只限於平面視覺媒體和手工藝型藝術家，並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家是以自身所在空間特徵或特質來進行創作，這是非常可惜的，因為寶藏巖經由自力營造所創造的獨特空間配置，正是保存的關鍵價值。因此有必要納入更多元的藝術家類型，包括音樂家、舞者、表演者、作家、詩人、設計師、建築師等等。第二個思考方向則是關於社區成員新組成的創造力，藝術家在此應該極盡其創造力，來想像及實驗讓社區住民互動的各種創新方式。目前的現況是投入凝聚藝術家和社區居民的努力依舊太少。第三個思考方向是利這個過去依賴「社區創生」形成的建築環境，創造成一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永續地方。

在現行法規的居民資格限制之下，居民的住宅區域並無法永續存在。即使是同意現有居民的租賃期限可以展延，但居民人數仍在持續消滅中，也許十年之後，聚落中的居民比例將完全歸零。應該要引入新的住民，來符合聚落中有一定居民比例入住的前提，但新住民的資格和入住程序仍需再討論規劃。

倡議構想

寶藏巖 3.0

基於活的社區是一個完整且具獨特性的實體，我們需要為寶藏巖社區的未來提出一個更廣寬且更為全面的願景，來回應現行的狀態，並提供一個能向前滾動的創意途徑。在歷史保存的過程中，公部門投入眾多文化資源來維繫這個聚落的生活特質，但不幸的是，過去十年裡居民的比例快速降低，甚至面臨完全凋零的危機。現在正是時機來構想一條通往永續生活社區的新途徑，作為未來社區發展實踐的典範。

奠基於寶藏巖聚落最初「社區創生」的特質，並重新評估第二階段公部門介入的政策和行動，我們現在為寶藏巖歷史聚落的未來，提出一個更為全面及整合的願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分階段進行的實驗計畫，為了實現三個彼此相依的目標：文化保存（cultural preservation）、生活社區（living community）和社會創造力（social creativity）。在最初階段的目標是為了「求生存」，第二階段的目標則是「文化保存」，現在開始的第三階段目標則是「健康和幸福」。在這個實驗計畫中，我們需要一個整合且跨領域的思考框架，考量健康幸福社區所有的必要元素，包括所有的住民、整體自然及人為環境、生產與在地經濟，以及所有形塑社區文化的各種日常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集體多元的創造形式，涵納各種藝術形式表現，包括建築和設計等，進而針對文化資產條例定義的「建築群落」提出具體保存、維護與發展的創新作法。最初設定的「藝居共生聚落」，也許可以再定位為綜合性的「創意生活家園（creative living homestead）」。

理由：

為何建議寶藏巖發展的下一個階段目標是「健康和幸福」，有三個主要理由：第一是過去數十年間，伴隨全球化過程及氣候變遷衝擊著生態與生產形態，社區在地文化已漸式微使得社區原有的互助、公共安全、習俗及信仰體系、共同工作、多世代的活動等備受威脅。許多社區不再具有行動力，需要依賴公部門提供資源來存活。現在正是契機讓寶藏巖聚落進行文化復興，以全面達到健康幸福的目標。第二個理由是在後疫情時代，各種人工智能崛起且大量取代面對面的互動，更讓社區備受衝擊。社區中面對面的人際互動驟減，將改變未來的社會生活。各種人工智能應該要維繫及強化真實的人際接觸，而非取而代之。第三個理由是寶藏巖聚落的環境特性有利於進行實驗計畫，因為它是一個相對孤立的獨立社區，很容易從週遭的社區中劃分出來，加上它有豐富多樣的生態及原生的動植物，復以它的自力營造傳統正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關鍵特點，此外，它也有機會利用藝術社群以創意途徑打造一個健康社區。

組織：

長遠來看，寶藏巖 3.0 應該要由一個財團法人來營運管理。這個財團法人的組成包括公、私部門：公部門是由文化局的公共藝術計畫主導；私部門則是包括關注健康社區的公益機構捐贈和認養、由專業者、學術界組成促進社區整合發展的跨領域小組、住民代表（包括新舊住民、現有及未來的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和就讀創意產業的學生）。寶藏巖寺也應該投入相關資源促成這個健康幸福社區。這些部門將逐步結成有效的公私合營的夥伴關係，為台灣的社區發展豎立新的典範，但這仍需要時間，也需要分階段進行。（可供參考的案例是韓國首爾長壽村 [Jangsu Village]，其面積、戶數、區位以及規劃課題均與寶藏巖相似。）

階段：

短期 1-3 年（公部門經費／公部門經營）

- * 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主事，推動多元媒體藝術、表演藝術的實驗型計畫，以及建築和設計專案。
- * 新住民應逐漸引入各種藝術類型的工作者，也包括建築、營造和設計工作者，以及具有室內裝潢和各式工藝經驗的一般住民，以增加居民的總數，促成不同社群之間的最佳互動。短期內建議增加六至八戶新住民。所有新住民都應遵循既有的短期進駐辦法（三年期，可續約）。新住民的遴選標準應符合年齡及性別多樣、收入水平、相關創作經驗、樂於參與共同創作來促進社區發展。
- * 居民代表則應給予更多訓練和自主的權利，以利於他們更主動積極地鼓舞與激勵其他居民。
- * 短期內，與維繫聚落的相關規定、辦法和經費來源仍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導，並依已核定的計畫進行歷史聚落建築群的維護與修繕。

中期 3-5 年（公私部門經費／公私共同經營）

- * 這個階段應引入十至十二戶新住民。
- * 社區的營運管理應有居民代表共同參與。維繫營運日常活動與藝術計畫的經費仍由台北市政府經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而特殊計畫和實驗型活動則可由私部門的公益機構資助，包括人工智能相關產業。
- * 這個階段亦需邀請寶藏巖寺加入社區活動，在宗教節慶時與社區藝術活動共同辦理。
- * 這個階段還有一件重要的實驗計畫，就是啟動自力造屋的研究與設計，包括微氣候控制、營造材料、地方營建工法等等，這個計畫亦將與多所大學的建築和設計學院合作。

長期 5-X 年（公部門政策及高比例的私部門資金／公私共同經營）

- * 長期階段應再引入十二至十六戶新住民，讓未來居住戶數不超過聚落總戶數的三分之二。
- * 社區的未來將逐步邁向健康、整體、自力營造且共同管理的模式。私部門的持續資助和專業界的陪伴，將有助於社區維繫自給自足的營運。
- * 這個階段需要各種藝術表現的大量投入，而社區居民將是社區創造力與維繫的關鍵行動者。
- * 這個社區從式微中再生與再造，在公私部門協力下轉變成新型態的都市社區生活，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示範社區。

註：本文由蔡菁芳協助翻譯編輯，在此致謝。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2020轉型計畫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uilding and Planning Research Foundation
2020 Transformation Plan

背景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於 1990 年由台大城鄉所發起，並於 1994 年正式向內政部登記為財團法人（台 [83] 內營字第 8374550 號），成立基金新台幣 1,000 萬元共由 14 位社會熱心人士集資捐助，以獨立非營利取向組織運作，提供跨領域建築與城鄉規劃設計服務，包括：政策與區域規劃、空間規劃設計、社區人才培育、公共參與及推廣等工作。此外，本會亦專注於地方社區發展、歷史文化保存、以及生態永續城鄉規劃設計。

本基金會工作目標：

- 一、承辦有關建築及城鄉之研究以及實質規劃設計。
- 二、結合學術與專業技術求諸實踐而服務社會。
- 三、研究發展並落實參與式規劃設計方法。
- 四、推廣國際交流合作。

1990-2020 三十年間本基金會承接中央至地方公部門委託計畫約 600 餘件，每年平均執行約新台幣 4,500 萬元規劃經費。主要工作範圍為台澎金馬，同時於世界多國，包括：中國大陸、中亞、中美、以及南美等國家，實踐了本會的規劃理念及經驗推廣工作。本會長期關注城鄉差距、公共資源分配、弱勢族群空間正義等議題。過去三十年本會培育約 300 位具社會責任理念之專業人才，目前多服務於學術界、各層級政府部門、民間社區及非營利組織，以及規劃設計專業公司與事務所。2019 年因應社會需求與期待，本會進行了目標精煉、組織昇華的轉型工作，將於 2021 年起重新運作。

未來發展目標

在維持原設立任務下，基於過去三十年所累積的實務經驗，本會將由規劃設計實務轉向政策研究推廣平台為未來發展的主要目標。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各種人為災害，我們需正視其對城鄉與生態環境、社區生活空間、居住環境等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並提出因應政策分析與評估。台灣將快速老化，其高齡人口所延伸之社會環境及空間議題是規劃專業的重大課題。在積極導引產業轉型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在地社區的能動性持續式微中，將構成重大地方危機，需務實面對。台灣社會以多元文化為基礎，逐漸形成具獨特性格的生活方式，但現實社會仍然存在族群矛盾及貧富差距等社會議題，亟需規劃專業的發聲與建言。

基金會未來將設培訓推廣及公共政策二部門專注於提供公私部門城鄉規劃領域相關之人才培訓與政策諮詢服務，包含綜合性空間政策評估、城鄉環境規劃議題分析、公共建築評論、社區規劃人才培育、以及民衆參與之理念及方法。未來本會將定時舉辦跨領域綜合性城鄉論壇，進行上述相關領域之研討、學習、交流、合作等活動。同時，亦將積極建立實體圖書室及數位資料庫，以充份運用三十年所累積之經驗，並另彙集國內外國論述、政策、制度及相關案例，透過網絡媒

介凝聚建築與城鄉規劃領域之改革力量，倡議公平正義之公共政策。

在此目標下，本會轉型將結合志同道合之專業團體與民間組織，成立網絡式聯盟，共同研發相關議題。此類專題研究得由加盟人士或團體以本會名義承接執行，成果由本會推廣，與公部門和社會共享。

公共議題包含但不限於以下：

- 一、氣候變遷與城鄉生態永續發展
- 二、住宅政策
- 三、高齡社會生活模式
- 四、弱勢族群生活環境
- 五、綜合性社區健康生活共同體
- 六、地方文化保存與發展
- 七、資訊科技與城鄉規劃
- 八、建築與城鄉相關法令與制度
- 九、參與式規劃與設計人才培育
- 十、公共藝術、科技、社區

未來運作經費來源：

1. 公私部門委託政策研究、舉辦論壇、辦理國際交流、人才培訓等相關計畫。
2. 自營網絡出版社與書店，內容包含專業圖書及個人文集等。
3. 自營參與式建築與城鄉規劃設計研習、培訓、工作營等。
4. 自營國際交流、參訪、考察等計畫。
5. 企業贊助，按年度財務營運計畫執行。
6. 加盟會員年度會費。
7. 捐款。
8. 基金孳息。

轉型計畫負責人：

基金會董事長劉可強

kcliu1944@gmail.com, kcliu@ntu.edu.tw

手機 0921-926-612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148 號 4 樓

郵箱：台北郵政 23 之 204 號信箱

基金會統一編號：08628912

基金會帳號：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華南銀行 008 台大分行 154-10-000459-0

2020-9 劉可強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2020進化版 畢恆達老師

採訪 葉庭瑜
撰稿 葉庭瑜

畢老師的《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可說是研究生人手一本的聖經，今年九月正式推出2020進化版，想必有許多《城鄉通訊》的讀者們已經購入了吧！不過或許大家有所不知，這本書與《城鄉通訊》頗有淵源。第七期通訊（1995）主編向畢老師發出邀請，撰寫與研究方法／論文寫作有關的文章。畢老師以〈評審本所碩士論文的感想〉為名，針對論文的結構與寫作，寫了三千多字的心得。第十二期通訊（1997）又增加〈文獻回顧〉一文。此後，隨著上課與口試的經驗累積，該文（改名為〈參加學位論文口試有感：談論文寫作〉（2004））擴充至二萬多字，在個大學的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間流傳。

2005年首次出版，又經歷兩度改版為今日最新的進化版。回顧初版，畢老師說那時試圖寫一些一般研究方法書籍比較不會寫的東西，較著重於總結學生進行至論文口試階段，容易犯的錯誤。不過讀者也有諸多不同意見，有人認為05年的版本短小精練，剛好補充課堂上沒提到的知識，也很有個人風格；有人則希望可以增添更多主題，於是才應讀者要求慢慢補充。畢老師也分享，有些重要的議題以前已經寫過文章出版，卻又必須濃縮、擷取精華，再放進新書中，是最為兩難的。那麼未來又將如何演變呢？畢老師說，他屆臨退休，或許再修改一兩次便不會更新了，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小編認為各位讀者可以把握機會，把閱讀書籍後的感想告訴畢老師，說不定下一個版本中，也能看到自己希望增添的新主題喔！

在這個版本中，因應時代變化新增了白話知識論、大數據等篇章，也加入抄襲、掛名等研究倫理內容，相信不只研究生們能在論文寫作上有所斬獲，社會大眾也能從中得到思考日常生活的不同觀點。這些新的內容，大多是從生活點滴反思而來，畢老師總是隨身攜帶一本小冊子，無論是睡夢中閃過的畫面，或者捷運上看到的有趣場景，都可以隨時記下關鍵字，待有電腦時再整理成完整的段落。這個寫作的習慣，或許也正是研究生們可以學習的。

書中也提到「什麼是真？」的大哉問，而面對當代資訊細碎化、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研究者又該如何面對似真似假的訊息來源？畢老師提醒，研究者自己或許必須更有自覺，若發覺自己總是只能看到立場一致的言論或貼文，便得設法尋找不同意見。舉例而言，就像做一次意識形態圖靈測驗，試圖站在敵對陣營或相反看法的立場，寫出一篇能說服人的論述，為的是充分了解之後再批評，而不是單純為批評而批評。放到學術研究中，研究者應當刻意去找能夠否證自己的 negative case 或 deviant case，如果連這種反向或偏差案例都無法撼動自己的理論立場，也就代表自己的理論解釋能力是經得起考驗的。同時也該留意，自己是否選擇了有能力進入的田野，研究者在這個田野中必須跨越本來的社群鴻溝，不能只研究觸手可及的範圍，也應注意受訪者抽樣的多樣性。

另外我們也請畢老師分享近期的研究方向與開課計畫。目前畢老師進行中的計畫之一，是教育部的大專院校性別友善空間調查。想了解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至今，校園空間是否性別改善，希望能藉此計畫呈現台灣的現況，為未來調整做基本資料的收集。同時這項計畫也具有教育功能，讓校方了解調查中各個空間的性別概念，並對照現況，計畫結束後將報告寄給各校，或許能參考其他學校的案例並作出改善。校園友善空間的設置，目前最顯著的成果就是廁所，然而宿舍方面卻遲遲無法推動。畢老師提到師大公館分部計畫在109年度試辦男女同層分房宿舍，不過目前師大網頁上找不到確切公告，看來性別友善確實還

有很長路要走。

另一個計畫則是從女性主義觀點研究建築教育、專業與實踐。這也是畢老師一直關注的議題，礙於事務繁忙，直到今年才正式提出計畫。在做性別研究或推行婦女運動的過程中，畢老師深深體認到在這個領域裡，仍有些事情推動力道尚且不足，就像十年前的性別意識歷程；現在的建築教育也是如此。不論是學術研究或實務專業，建築似乎是一個特別缺乏性別概念的領域，女性從業的比例也特別低，本研究正是試圖揭明其中的結構因素。最後有關開課計畫，本學期畢老師除了開設「質性研究」外，也在大學部開設「人與環境關係導論」；下學期則預計開設「性別與環境」，如果有足夠的博士生有興趣，則會開設「論文寫作」。有志於性別研究的讀者們，切記把握在畢老師退休前，一起來修課吧！



▲攝影：楊伯中